

中國邊政

第四十五期

目錄

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達里岡厓牧場紀要……………學 銑

俺答奉佛後對蒙古的影響……………陳 杭 升

談蒙古之盛衰與將來……………恩 和 塞 汗

蒙古馬政史(上)……………吉原公平作
黃玉燕譯

「成吉思汗傳」之四……………史耀古譯

清朝統治蒙古政策……………田村實造作
宋念慈譯

六十餘年前英人所見的鮮卑利亞(下)……………蔡懋棠重譯
普萊斯著

戈壁之花……………史耀先譯

苦辣酸甜的農家(續)……………胡 火 金

大陸邊疆最近情勢……………念 慈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總統告全國青年書

三月廿九日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成仁紀念暨青年節，蔣總統頒發告全國青年書，全文如下：
全國青年子弟們：

今天是國父和黃花岡諸先烈革命開國成功成仁的紀念，也就是海內外青年子弟上承先烈精神大義，守護民族歷史文化，相激相盪，自勉自進的節日。

大家深知，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民族，自絕其歷史，自毀其文化，並不惜出死力以侮辱、誣蔑、反對其祖先的道德功業，文行忠信，而仍能靚顏無恥視息天地之間者！今天毛賊奸匪的所謂「批孔揚秦」，所謂「敢於反潮流」運動，就正是在向中華民族是非、善惡、忠奸、邪正的人倫基準挑戰！是在向全中國的歷史、文化、以至於全人類的良心、血性挑戰！

實在說，孔子的仁心、禮治、孝弟、忠恕、汎愛、大同與修齊治平……的思想精義，原非一人一家之言，而乃是中華民族久遠以來所有的禮樂教化，由孔子以集其大成的昇華與結晶。所以這不僅爲中華民族之所託命，而亦爲人類社會生存的原理，和羣己關係的法則。毛賊敢於恬不知恥，悍然以聖哲孔子爲仇爲敵，以暴君嬴政自居自大，瘋狂的大搞其反儒反潮流的罪惡，這就是要亡我國家，亡我民族，必先亡我歷史，亡我文化！

青年子弟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毛賊這個「馬」「恩」「列」「史」的螟蛉孽子，其暴行虐政，無一不與孔子的仁心禮治，相反相仇，自然它面對着孔子所代表的中華文化，不由得它不膽落股慄！毛賊這個敢於以超亡秦一百倍自居的亂臣賊子，自然更加要向中華民族文化的守護者瘋狂進襲，要攻擊中正一生尊孔反共，要搖撼摧夷我們這一爲反共人心之所繫的國民革命的主導力量！

實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洪流，特別是今天整個大陸的人心人性，乃正是：

積極的要求全民的自由民主與德治仁政的再起！消極的要求掙脫反覆的、不斷的、恐怖鬭爭，與鎮壓奴役！

積極的要求民族的、倫理的、精神文化的重振！消極的要求免於倫理道德的乖違斷喪，民族歷史文化的中絕毀滅！

這潮流就正在廣汎的深入於匪黨、匪軍、匪偽政權「意識形態領域之內」，而形成其反共反毛怒濤排壑的主流洪峯！所以匪共會被迫喊出「不鬪則退，不鬪則修，不鬪則垮」，也才會要再一次以至於十次、二十次……喉使並玩弄其「紅衛兵」「紅小兵」，來反抗這一潮流，但這一人心人性之所趨的潮流，它反抗得了嗎！？

奸匪醜類認爲「焚書坑儒……這一鎮壓行動……還真使儒生害怕，豈不令人痛快」！毛賊更自鳴得意的說「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辦法好」！豈知今天的知識份子，散之四方，毛賊坑得了大陸的儒，它坑得了海外的儒嗎！毛賊焚得了大陸的書，搞得出「一本『紅語錄』」愚弄大陸七億人的罪惡，但它焚得了海外的和全世界的書嗎！？

毛賊做得到「偶語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它做得到其腹心肘腋一個接一個的如劉少奇、林彪、陳伯達……之流不再接踵而起嗎！

毛賊把大陸七億人的身家性命和人權自由，當作它的「權」來「奪」；把文化歷史，以至於人類的哲學、文學、藝術，當作它的「反」來「造」；這一小撮亂臣賊子，真的能够反得了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反得了「順乎世界潮流，合於人羣需要」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主流嗎！

實在整個大陸廣大的青少年，廣大的知識份子，多的是豪傑之士，大家終必自毛賊的所謂「反封建」口實，從而轉向毛賊匪共展開「反封閉」的鬭爭；也終必自毛賊的所謂「階級解放」的噩夢中驚醒，從而轉向毛賊匪共爭取「心靈開放」的自由！

而身在海外的知識份子和青少年們，也必由此而愈益認清毛賊「認同」「回歸」的戲法，他們再也不會向這個自毀其歷史文化，自絕於國家民族，並不惜出死力以侮辱、誣蔑、反對其祖先的道德功業、文行忠信的一小撮匪類「認同」！再也不會向這個要「焚書」「坑儒」「以古非今者、族」「偶語者、棄市」的一小撮匪類「回歸」！且必將進而更加堅持其對匪共的戰鬭，對國際迷惘人們的敬醒！

我們自由基地的青年子弟們，就尤其都在爭相投身於國家的基本建設，率先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充份顯示他們的活力和愛心，而且更要一致同心血誓，對大陸海外所有獻身、愛國的志士仁人，保證給予一切的聲援和支持！

青年子弟們！由於毛賊奸匪的批孔與揚秦，反儒與反潮流，正又一次造成了對大陸所有知識份子、所有青少年的瘋狂迫害，他們且正面臨着空前的思想真空的恐怖，歷史斬絕的慘禍，也就是面臨着無倫理即不再成爲人類社會、無道德即不再成爲文明社會之人倫巨變！所以我要說「禍固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而國民革命的責任，亦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這爲的是假使放過了這個關鍵的時刻，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就將爲匪共所斬絕！大陸七億同胞的生命，就將永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目前這個關鍵的時刻，自時間而言，實無異就是歷史的全部；從空間上看，更無異就是七億人生命的整體；自然，人心人性是始終移易淆亂不了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是剛健煥發、光輝日新的！只要大家堅持國民革命的責任，發揮其以仁愛忠恕、以自由福祉、以繁榮發展的向心力，來擴大其反對匪共鬭爭迫害、極權奴役、混亂愚昧的一切的離心力，殄滅毛賊奸匪的暴虐統治，掃除毛賊奸匪的邪惡罪孽，那就是上承先烈的精誠大義，而不愧不作；守護民族的歷史文化，而益光益盛；一齊來告慰於我國父與黃花岡諸先烈在天之靈。

現在大家同聲高呼：

革命先烈精神長存！

復國建國光榮勝利！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達里岡厓牧場紀要

學 鈞

一、前言

自從外蒙古三番兩次受外力煽惑，演出所謂「獨立」醜劇以來，達里岡厓牧場就被外蒙古所併佔了，尤以自偽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外力「提携」下，次第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參與國際政治活動，使達里岡厓牧場所屬發生疑惑，但是外蒙古的「獨立」依據是建基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共匪全面叛國時，蘇聯政府片面撕毀該項條約，這種毀約行為，無異拔除外蒙賴以「獨立」的基石，而我國人民亦鑑於蘇聯卯翼共匪叛國，一致要求廢除該項同盟條約，於是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全體立法委員一致決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莫斯科簽訂之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予以廢止，並保留我國及人民對於蘇聯違反條約及其附件所受之損害，向蘇聯提出損害賠償之權」。

我國總統即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查外蒙古之獨立，是根據該條約及其附件而來，現該項條約既經明令廢止，則外蒙古之獨立，已然失却法的依據，而仍為我國領土的一部份，這實是不爭之事實，但是達里岡厓牧場是否仍屬外蒙古範圍？並不因此而得正確的答案，歷來中外專家學者，對有關達里岡厓牧場方面的論著不多，因此國人對這一地區的詳情也就不甚瞭了。筆者學識謬陋，爰就讀書所及，對這一地區的情況及其所屬的看法，略作說明如次，並請教於高明。

二、達里岡厓不屬於外蒙古

歷來有關達里岡厓牧場（亦作牧廠，或也稱為馬場）的記載非常之少，所謂達里岡厓，據清張穆「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注本，對它名稱的由來有如下的說法：

「百六十里接達爾岡愛馬場界，案此馬場，在瀚海北，因諾爾得名也」。

按這段文字是記述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翼旗牧地東北至哈喇得勒勒下的注解，引句中達里岡厓作達爾岡愛，「諾爾」蒙古語，是湖泊的意思，明白指出達里岡愛名稱的由來是於湖泊而來，我們再看同書卷四阿巴哈納爾右翼旗牧地「有達里岡愛諾爾」句下的注解為：

「案達里諾爾即達爾泊，蒙古名捕魚兒海子，元之蒼兒海子也。岡愛亦作岡噶、岡核，與達里諾爾相聯」。

綜合以上兩段引文，我們可以明白達里岡厓牧場名稱的由來，是因有達里湖與岡厓湖，這種情形極為普遍，就像浙江省因浙江而得名一樣。

現在我們不妨再看同書同卷另外一段記載：

「康熙三十六年，諭車接札布曰：『達里岡愛為我軍牧馬地，可携爾屬衆，赴彼安居』，……馬場外又設羊羣牧場，置年無考，每年定例，內廷用羊三千五百隻，悉數給焉，設總司牧寬爾達一員，委署寬爾達一員，計羣長十一員，領催二十二名，牧丁二百二十名。」

從這段引文，我們明看出達里岡愛牧場不屬於喀爾喀外蒙古的範圍，因為當時準格爾部向東侵佔喀爾喀地方，外蒙古三部向南逃，並向清廷求援，所以才有以上康熙與車接札布的對話，更因為當時喀爾喀三部尚未列入版圖（註一），所以康熙才有：「達里岡愛為我軍牧馬地」這句話，此外更可以從：「每年定例，內廷用羊三千五百隻，悉數給焉」句，可以斷定當時達里岡厓牧場不但不歸外蒙古範圍，而且是由清廷內廷直接管轄的，更從姚明輝所撰「蒙古誌」一書卷三有：

「上駟院牧場在蒙古者二，曰商都達布遜諾爾牧場，在獨石口外之北，……曰達里岡愛牧場，在多倫諾爾東北，東至袁鄂都爾，與車臣汗左翼後旗為界，西至札木額古德都木達呼都克，與蘇尼特左翼旗為界，南至額欽碧流圖與阿巴噶右翼旗為界，北至錫巴爾圖鄂格什，與車臣汗中末右旗為界，廣三百里，袤四百里，二場共設總管一人，察哈爾都統兼任，小總管場一人，翼長商都達布遜諾爾五人，達里岡愛四人，牧官牧丁各視其羣數而設之」。

從這一段引文，可以了解，達里岡厓牧場是上駟院所掌管許多牧場之一，現在不妨再看看上駟院的地位，據清史（國防研究院本）職官志五卷一百九十九列有上駟院，再據卷一百四十二兵志十二有下列的記載：

「清初沿明制，設御馬監，康熙間改為上駟院，掌御馬，御馬以備上乘；以副都統或侍衛為放馬大臣主其事，上謁祖陵需馬二萬三千餘匹，東西陵需馬四千三百餘匹，悉取察哈爾牧場，……天聰時，征服察哈爾，其他宜牧馬著息，順治初，大庫口外設種馬場，隸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廠屬太僕寺，分左翼右翼二廠，均在口外，是時大陵河設牧廠一，邊牆設二，曰商都達布遜諾爾，曰達里岡愛，隸上駟院……」。

從清史這一段記載，不但可以使我們確切瞭解到達里岡厓牧場絕不屬於外

蒙古範圍，同時我們也可以明了它是屬於清廷上駟院所間接管轄的，其直接管轄者是這個牧場的總管，從前面所引姚明輝「蒙古志」認為達里岡庄牧場總管是由察哈爾都統兼任，那麼察哈爾都統就是達里岡庄牧場的直接管轄者了。至於察哈爾都統的由來，據清史（國防研究院本）卷一百十八職官志四作：「游牧察哈爾駐防都統一人：康熙十四年置八旗總管各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改置都統」。

那麼在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以前，達里岡庄牧場很可能是由上駟院直接管轄的，但是文獻不足，不敢遽於作武斷的認定。

除了以上所引各種資料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方面來看達里岡庄牧場不屬於外蒙古範圍，我們可以從與達里岡庄牧場毗鄰的外蒙古各旗的界域來看，據「清代邊政通考」第二篇第一章理疆第二節外蒙古喀爾喀部落（註二）看：

「外蒙古喀爾喀部落後路幹齊齊圖什業圖汗部二十旗，……左翼中旗札薩克多羅郡王游牧，東至固爾班哲格爾得，接達里岡愛牧廠界，……東路格根車臣汗部二十三旗，……右翼後旗札薩克一等臺吉游牧，……西北至滾尼溫都爾，接達里岡愛牧廠左翼後旗界，……中末右旗札薩克一等臺吉游牧，……南至多木達哲爾克特山，接達里岡愛牧廠界，……東南至布哈山梁，接左翼後旗達里岡愛牧廠界」。

清代邊政通考是摘錄自大清會典中有關邊政部份，其功效實與律令相同，前清各種則例之產生，都根據會典，所以大清會典實在可以算作清代的根本大法，民國十八年八月曾經司法院交最高法院解釋：「認為特別法之一，在未經頒佈新特別法令以前，酌予援用」云，因此大清會典所記載的，實即官文書，前引邊政通考既是錄自會典，其權威性自然是相同，上面引文裏所述與達里岡庄牧場相鄰的外蒙古各旗，其界域都不包含達里岡庄牧場。

註一：喀爾喀外蒙古原來只有車臣汗、土謝圖汗及扎薩克圖汗三部，後來由於準格爾部之亂起，以固倫額駙策凌擊準格爾有功，於清世祖雍正三年詔率近於十九旗，別為一部，是為賽音諾顏部，連前共為四部，後來又增加三旗，並附額魯兩旗，共有現今的二十四旗。

註二：清代邊政通考是民國二十四年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陳炳光先生所編印，民國四十八年蒙藏委員會重印。

除了以上所引各種資料外，高博彥氏於其所撰「蒙古與中國」一書第四編第三章第三節地方區劃（註三），亦有如下之記載：

「地方區劃，可分為三部，即內蒙古、外蒙古、額魯特蒙古是也，……今為簡便起見，造以二表歸納其中，一、內蒙古，1 哲里木盟四部十旗，2……9 察哈爾九部八旗兩大牧場——察哈爾都統直轄，九部者：察哈爾，……兩大牧場：一曰達里岡庄，一曰商都達布遜諾。」

高博彥氏明白認定達里岡庄牧場在內蒙古範圍之內，自是極有見地的斷定。

此外，宋哲元監修，梁建章總纂的「察哈爾通志」一書所列察哈爾省的範圍為：

「察哈爾省在中國全境東北，位於東經一一〇度有奇至東經一一九度有奇，北緯三十九度有奇至北緯四十七度有奇之間，……北至錫林郭勒盟及達里岡庄北境極邊，與外蒙古東部車臣汗部接壤……」。

在察哈爾通志所列的察哈爾範圍，明白的包括了達里岡庄牧場在內。

總而言之，從任何正確的資料中，都沒有看到達里岡庄牧場屬於外蒙古的記載，當然，當外蒙古受外力蠱惑大演「獨立」醜劇時，併吞了達里岡庄牧場後，許多撰著的作者，只偏重於現象的記載，而沒有推究在現象背後的原因與法理，而輕於認定達里岡庄是在外蒙古範圍之內的，這當然是不實和不負責任的記載，不足為據。

三、達里岡庄情況

達里岡庄牧場不屬於外蒙古範圍，已如前文所敘，至於如何會造成今天這種情況，我們不能不追述民國初年外蒙古受外力誘惑演出「獨立」醜劇時的情況，當時外蒙古方面認為「獨立」的範圍越大越好，而達里岡庄牧場與外蒙古毗鄰，其中游牧的蒙胞，不少是喀爾喀蒙胞在清初逃避準格爾之亂時奉清聖祖康熙之命，准在達里岡庄游牧的喀爾喀蒙胞的後裔，這一段史實，除了前文所引康熙三十六年時，康熙皇帝對外蒙古車臣汗所說的：「達里岡庄為我軍牧馬地，可携爾屬眾，赴彼安居」看出，其餘像魏源的「聖武記」、孫福坤的「蒙古簡史新編」等資料，也有類似的記載，因此外蒙古想以這個為理，將達里岡庄列入「獨立」外蒙古範圍之內，其實這種以地屬人的說法，毫無是處，一手支持導演外蒙古「獨立」的蘇俄，何以不肯將西伯利亞境內布里雅特蒙古族聚居區，劃給獨立外蒙古的範圍呢？當時外蒙古在中俄蒙三方會議時，所提出的協約草案第四項就提到：

「蒙古國邊界雖應遵照第二款所載之中俄互換照會第四條磋商蒙古國既承認中國之限制，……按照清理藩院內蒙古則例內載邊界為根據，承認將歸附蒙古國之各地方如外蒙古喀爾喀四部落等處一百五十旗六盟四十九旗、呼倫貝爾所屬索倫、巴爾虎、額魯特、喀倫春及烏梁海、哈薩克、達里岡庄、察哈爾魯克土默特等旗、全行劃歸蒙古國管轄」。

這段引文裏所說的達里岡庄，就是指達里岡庄，但是儘管外蒙古當局作如此主張，事實上中俄兩國都不同意，所以民國二年中俄會議雙方獲致協議，發表中俄聲明文件及其附件，其中附件第四款為：

「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

附件第十一條又規定：

「自治外蒙區域，按照民國二年一月五日（俄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廿三日）中俄聲明另件第四款，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其與中國界線，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屬，東與呼倫貝爾、南與內蒙，西南與新疆省，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旗為界」。

這項文件的兩個條款，明白的否定了外蒙古併吞達里岡庄牧場的主張，同時這項資料也是達里岡庄不屬於外蒙古範圍的另一傍證。

因此，達里岡庄牧場總算沒有列入自治外蒙古範圍之內，尤其民國八年外蒙古自動撤消自治，重回中國版圖，達里岡庄自然不成為問題，可惜好景不常，北洋軍閥內訌，徐樹錚離開外蒙，更兼以俄國革命，蘇聯共黨執政，其間經過恩琴的蹂躪，而後俄共培植外蒙古共黨，於民國十三年再次演出「獨立」舊劇，同時併吞了達里岡庄牧場，並將之分設為五個旗，到了民國十四年又合併為一個旗，旗公署設在達里岡庄牧場的牧場中心，這個牧場雖然被外蒙古所併佔，但外蒙從未將它劃歸鄰近的肯特省，而是由外蒙古偽都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之城，亦就是原來的庫倫）當局直接統治，一直到民國十八年偽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擬將行政區劃為十八省時，才將達里岡庄牧場劃歸蘇赫巴托省（Suhbaatar Aimak），而佔該省面積的絕大部份。

民國二十九年俄國探險家卡札維支（V. N. Kazakevitch）曾經到過達里岡庄牧場，將這個牧場的情形加以報導，據他說牧場首邑除有「政府」機構的幾個蒙古包外，另有監獄兩個蒙古包，外蒙古偽內政部分支機構的三個蒙古包，學校三個蒙古包，政府職員所住的十五個蒙古包（註三）。

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達里岡庄牧場一帶，天氣奇寒，使牧場的若干區域的牛羣死亡過半。

註三：請參看Gerard M. Friess所著：「外蒙古」一書。

俺答奉佛後對蒙古的影響

陳杭升

俺答自明嘉靖年間，繼承其祖父達延汗為蒙古各部之雄長，遂興也先均成明邊之巨患。根據明史及明史記事本末之記載，俺答自明嘉靖八年己丑（西元一五二九年）至於隆慶四年庚午（西元一五七〇年）之四十年間，始終對明構成莫大的邊患；明廷或開馬市，用變相的貨賂羈縻，或修繕邊防謀以武力抵禦，皆未收功效。且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警報隨至，俺答犯邊，幾無年稍息，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更入犯京師，四十五年又直迫通州，隆慶三年再入犯，京師

四、結 論

達里岡庄牧場在錫林郭勒盟的北部，東西最寬處約有二百公里，南北最長處約有一百二〇公里，約有臺灣省面積的三分之一，水草豐美，是一個天然的好牧場，在我國而言，達里岡庄牧場所處的地理位置，緯度相當高，但是如果從整個世界看，它所處的緯度約與歐洲捷克、德國南部、匈牙利、奧地利及法國北部，美國北部相當，還不算高緯度地區，反而是農牧兩宜的地帶，如果能妥善經營，可以發展為最優良的天然牧場，筆者認為將來規復達里岡庄牧場後，應該將之設為一個特別旗，其理由如次：

一、達里岡庄牧場位於錫林郭勒盟北部，向北伸入外蒙古車臣汗部之中部，與呼倫貝爾部僅僅相距兩百多公里，對外蒙古東部具有隔絕作用，如果將達里岡庄設為特別旗，由中央直接管轄，自然可以穩定外蒙古東部。

二、達里岡庄牧場改設為特別旗後，由於組織固定，經費增加，自然可以繁榮這個地區，可以成為我國北部的一個重鎮，如果能夠有計劃的經營畜牧業，不難使它成為亞洲最大的畜牧場，對於改善國民的營養極有助益。

三、達里岡庄牧場約有二萬人（註四），已經夠成立一個特別旗的條件。四、達里岡庄牧場設為特別旗後，除了前肢組織固定、經濟繁榮外，在外蒙古未收復前，亦可以成為內地商品運銷外蒙古的集散地，而溝通外蒙古與內地的情感。

註四：請參看穆爾札也夫著「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書，蒙藏委員會譯印的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統計要覽，其中蘇赫巴托部列有三萬多人，但是達里岡庄佔該部面積之大部份，所以達里岡庄牧場有二萬人之說，似頗可信。

戒嚴，竟有倡議運磚聚灰塞門作乘城計者。①

在這雙方長期的和戰緊張狀態下，幸有穆宗隆慶四年十月時，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之事，使得俺答不得不受封為順義王而安定收斂下來。此事出於俺答願佔了其孫之未婚妻，把漢那吉乃到大同來降明，巡撫方逢明予以接受復報告總督王崇古，王崇古向明廷所建議的是封把漢那吉以官爵，並讓俺答知道，如果他肯歸順便連同把趙全等九個漢奸捆送回來，否則殺其

孫來恐嚇他。明廷受之便封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等亦封官位，俺答的人馬大舉壓境，但見明方有備，且經王崇古使鮑崇德向之述說利害下，便「同心內附，誓不敢再擾各邊，自取天誅，各情願拜受封職永為藩夷。」②

迨後俺答納款，輸馬市易中國鐵鍋布帛，以此中土物資來供其內部所需。但是俺答之所以東和朝廷，除了是明臣王崇古等駕馭得宜外，亦有可全力西進，與瓦剌爭霸的意思，明史王崇古傳中記載的很清楚：

「初俺答諸部，當越甘肅諸部掠西蕃。既通款，其從孫切盡臺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是年（萬曆五年）俺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市恩。」③

雖然俺答思以迎佛為名，西併番地，以進侵瓦剌之企圖為明所洞悉，而「以夷制夷」來洩其謀，俾假瓦剌之手挫俺答，但此時這層與明抗衡之蒙古酋師已屆就木之年，他目睹蒙古各部分裂已成，統一無望，萬念俱灰之下遂信奉佛法，進而迎請達賴，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心事佛，不再言志了。④不久，蒙古的大汗圖們素珠克圖，也皈依了佛法，於是與元朝頗習一同消亡的喇嘛教，又隨著俺答汗的聲威，重新佈滿了蒙古全境，不但成了當時蒙古的國教，同時對蒙古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諒這亦非俺答當初採納呼圖克圖車臣鴻台吉（鄂爾多斯部中一酋長）之皈依佛法建議時所曾料及的，現即就俺答奉佛後對蒙古之影響分四點來逐項討論，以探求其在蒙古史上意義及重要性。

壹、奠定了喇嘛教在蒙古之地位

按喇嘛教的傳入蒙古，是在憲宗時代。到了元世祖時，他為了想聯絡吐蕃以制漢人，及圖吸收生活習俗較近的西藏文化，借以團結元帝國，並保存蒙古民族淳樸尚武之風，免為漢文化所習染消融，所以乃崇奉薩迦派的八思巴為「帝師」，喇嘛教乃一時大盛，但這當時實為國教的西藏佛教只是蒙古上層社會的信仰而已，一般民衆還是崇奉着自然的薩滿教。⑤

終元一朝，喇嘛教聲勢雖盛，但蒙古族自喇嘛教中所能吸取的文化，似不如世祖所預期之遠，後期且流於迷信。元史釋老列傳中云：「……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餒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⑥喇嘛這種專橫流毒，也正說明了喇嘛教在內地各省的權勢，說它曾促成元帝國之亡恐也不為過吧！

元亡之後，喇嘛教隨著「護教者」之勢衰，在蒙古的力量也一天天微弱下來，但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明實錄太祖洪武年七年正月戊戌日條中有記：「故元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下，遣其諸王汝奴汪叔來朝進表獻銅佛一、舍利一、白哈母布一及元所授玉印一……詔禮部佛像舍利送佛寺，賜汝奴汪叔文綺禪衣帽等物」。（卷八十七）

和林的喇嘛既能與明通貢使，當可證明蒙古地區喇嘛教在明初尚相當有勢力了。到了十四世紀中葉，喇嘛教經過高僧宗喀巴的改革，提倡禁慾、獨身主義及崇尚黃衣，不久這一派勢力膨脹，雖未能廢止所有舊派，但已成為喇嘛教派中最強大的一個力量，宗喀巴的兩大弟子——亦即以呼畢勒罕「轉世者稱於世的達賴與班禪」都分別的在前藏的拉薩和後藏的日喀則建立大寺院來弘法。西藏為黃教盛行之地，而舊派紅教喇嘛至今依然存在，即由於「紅黃二教本同」使然。其在蒙古，因俺答的信奉佛教，及日後的土謝圖汗阿巴岱的赴藏求法，黃教遂大行於朔漠，不只鄂爾多斯草原各蒙族部落爭相供養，即今外蒙全境亦漸為佛教所籠罩，於是喇嘛教在蒙古族中奠定了不拔之基礎，流傳至今已成為支配蒙古社會的主要力量了。正如同「蒙古黃金史」中所記：

「宗喀巴的黃教像太陽一般在蒙古發出熒輝。從那時，北方（蒙古）的諾顏們，對黃教僧衆的供奉，（大為增加），從（藏土）哲蚌等（三）寺，和許多寺廟，都派使者前來，繼續（宏法），叫它在這永存的大地之上興盛起來。」⑦

並且，我們可由「蒙古源流箋證」這本專述喇嘛教在蒙古發展的史書中發現，蒙古喇嘛教的復興，實與達賴喇嘛三世有莫大關係的，他曾巡錫於青海全境及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等蒙古地方，到處講道說法，顯現奇蹟，建立佛殿。且在還西藏前，留一呼圖克圖於俺答汗處，為其本人之代表，並於俺答汗死時再赴蒙古，使俺答汗之子繼位，且努力堅定蒙古人民的信念，使蒙人對「佛」、「法」、「僧」三寶均堅守忠誠，實有助於日後之發展。

當然在篤信佛教之後，蒙人在古代因泛靈觀念傳統而容納各種宗教、敬重所有傳教者的雅量已不復存在了。所以這時薩滿教的勢力開始大衰，現在它在蒙古除仍殘留一些宗額（即師公）外，已不復被認為是正式宗教了。蒙古人所首次接觸的西方宗教——基督教，雖在帝國時代受到貴族們之尊重，但自元以後一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即未再有傳教士來蒙地佈道。元帝國時被稱為塔失蠻的回教，在當時即遠不如信景教的蒙人多，在蒙人第二次信奉佛教後，回教特別被排斥，被目為異端，所以除了寧夏阿拉善旗及阿富汗山中元兵之後裔外，回教在蒙古本土始終未能開展起來，由此足見喇嘛教在蒙古再興後之力量了。

貳、改變蒙古人民之生活習慣

明萬曆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即在俺答遣使迎佛二年後，達賴喇嘛經過了一百七十六天的長途跋涉，途中且遇上一場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風暴，險些還迷失在高原上，而終於來到蒙古。在他們到達最後目的地之前，沿路可以看到蒙人不論貴賤，都是住在毛氈裘帳裏，畜養着大批的牛、羊、馬，且吃他們的肉，喝牛乳、乳酪及發酵的馬乳，⑧但在此後因受了達賴等人宣揚佛法教義

的影響，不只使俺答信仰了佛教，而且由此改變了蒙古人不少的舊俗，在索朗，嘉措——亦即達賴三世——的自傳中，他曾言及俺答汗曾對眾宣佈一支持佛教的宣告。

在這宣告中，首先述及由於之後蒙人未繼續信仰佛教，才使國家沒落及血流遍地，現在因為達賴之來訪，可使佛教振興，血海亦可變成乳海。接着他要求如經雙方同意，在畜牲死後，可由畜主轉贈寺院中之喇嘛，而喇嘛可以陰經祈福作為報答。關於祭祀亦要在法律之下執行，否則違者沒收其財產，如以牲畜祭祀，更罰十倍。並且絕對禁止前蒙古之陪葬風俗，亦不允傷害喇嘛，否則予以重罰，規定百姓家中日後除以牛油、牛乳代血來供奉佛爺外，其餘偶像一律燒焚，否則夷滅其族，且規勸其人民要和善睦鄰，不得幹殺人劫財之勾當。

在蒙古源流之書中，亦曾述及在達賴來蒙途中，即顯出四臂觀音的法相，他的護法也使蒙古的諸天、鬼魅、和有馬、駝或貓頭的諸靈，都發誓皈依了佛法。⑨從此蒙人敬重喇嘛，盡力供奉，並「按年逐月」以「八節持戒誦經」，停止在人死後「殺駝殉葬以為贍費」的習俗。⑩這主要因為達賴已將原有之泛靈薩滿教信仰納入融合在黃教之中，使它能迎合遊牧人民的想像及希望。並且這色彩濃重，聲調宏壯，富於神秘性質的西藏佛教，正可填滿生活在天地蒼茫之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之空虛苦寂，何況雖曰戒殺，但並未言素食，出家喇嘛亦可與俗家來往，這些都是很適合自然環境，與社會生活並不脫節的。⑪

另外在蒙古秘史及十二世紀旅行家的記載中，都未提及「茶」字，可見得在古代蒙古人是不喝茶的，所謂「茶馬交易」及「茶馬司」之設立，都是只限漢藏兩族間的事。直到蒙古黃金史中第三十三節達延可汗文中，才第一次見蒙人提到「茶」字，故知這時在蒙古已開始飲茶，但是要談到大量使用，還是在俺答汗遠征西藏後，其將士們帶回來的西藏寺廟熬茶習慣。⑬

明史記事本末之「俺答封貢記」中，亦有一段是記他藉迎佛為名，請開西番茶市的：

「萬曆五年三月，俺答請開茶市，九月俺答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巡茶御史李時成復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俺答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比示恩，報可。俺答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匹，諭止之。」⑭

由此可知西番因需茶，明初即在河西、洮州、西寧等地置「茶馬司」，以羈縻西藏，並採辦軍馬。對俺答之請開茶市，明廷不願其得茶以脅制番人而未允，但為顧其迎佛熬茶所需，亦同意給其數十筵茶，所以蒙古人雖因信佛關係而戒吃魚類，但同時也從此開始大量飲茶的。

在元史國朝舊禮條中，曾記述每年二十五日，蒙古各地均有抬着佛像的鑾，隨梵樂先繞行寺廟的事，足見在忽必烈信佛之後，蒙古即有此「法儀」。到了俺答奠定了佛教之發展基礎後，每年六月或七月，各寺廟均舉行夏季法會，以紀念西藏朗多瑪王及崇奉彌勒佛的。尤其是在十月二十五日西藏佛教改革者——宗喀巴之成道日，蒙古各地寺廟更有大的法會紀念之。在往昔的庫倫，這一天的熱鬧是不下於過年的，可說是全年最大的一個節日，盛況一如歐西之耶誕節般，只惜現都已成歷史了。⑮

叁、導致了蒙古文藝復興時代來臨

俺答信佛始於明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奉迎達賴三世在萬曆四年，又在萬曆七年建寺於青海，明廷賜額「仰葉」（明史紀事本末則作安慈寺）。故在明史紀事本末（卷三百二十七）中記：俺答老倭佛，復請於海南建寺，詔賜寺額「仰葉」。而在西域傳西番諸衛中則述：⑯

「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以焚修為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為久居計。……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以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帝許之。」

可見明之許俺答建寺，雖出於勉強，但因達賴三世駐錫仰葉寺，復宏化於歸化城，很多蒙古酋長仰望其精神力量，紛邀請他去訪問及宏法。從此喇嘛教開始在蒙古民間鞏固其基礎而興盛起來，到處均建有壯麗輝煌的大寺廟，其數目之多何止千百。最著名的大寺廟具有五個「拉倉」（意為學院），由各地來學習經典及翻譯經典的出家喇嘛，終年絡繹不絕於各寺廟之間。寺廟之大者有四、五千人以上，小者亦有一、二千之多，當時在蒙古之善男信女，其朝拜寺廟之風氣，是足可與今日回教徒朝聖麥加精神相比美的。⑰

這些蒙古寺院，大多是壯麗、宏偉的，有的是西藏式之方形白色建築，有的是內地宮殿式建築。亦有西藏內地兩式合成的。大的寺院，除為一般人民的信仰中心外，亦為研究佛學之所在。黃教進入蒙古之同時，西藏之紅教派也照樣派了高僧東來，並在蒙古各地建立許多以修禪佛法乘為主的寺院。⑱

在這些寺院漸漸成為蒙古的文化中心之後，藏語同時也大量的加進了蒙古語彙之中，成為蒙古語之一部份。如寺廟之各學院稱為 *tsang*，甘露稱 *kalayin* 或 *arashin*，七天一週的週字義 *garag*，僧舍為 *jabrang*，目錄為 *garig* 等不勝枚舉。甚至在外蒙赤化後已經五十多年的今天，仍有極多的人使用著西藏佛教的名詞來作人名，可見其影響之深了。⑲

同時由於有關佛教哲學經典之大量翻譯和刻版印刷，蒙古文字亦隨之定形及普及起來，因此史學家及文學家均稱十六七世紀之交為蒙古復興時代。此外在將近八個世紀之間，蒙古文字有數次的變遷及改革，其中有一種字母叫噶利格（Galg）者，就是喇嘛教在蒙古極盛時期的產物，用這字母譯著之經典，

浩翰如汪洋大海，其中較著如大藏經，達一百零八部之多，此外尚有史學、敍事詩、神話等珍籍，其數目大可與唐玄奘之譯著相提並論，因此近年來已引起中外文士們之紛紛深入研究。②可惜這種以藏語發音所造成的變形字母及寫法的文字，現在亦隨着佛教勢力之衰落，也步上八思巴字的後塵，不再為一般人所通用了。

肆、增進蒙藏之間友好關係

從元代起，西藏的佛教，因世祖忽必烈可汗封八思巴為國師及大寶法王，總管理佛教及吐蕃軍政的宣政院，於是薩迦宗成了蒙古可汗所信仰的宗教，薩教法王也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者，蒙藏雙方開始有一種政治關係存在著。因有這種共同信仰和政治關連之故，蒙古和西藏這兩民族的關係顯得非常密切，甚至不因血統、語文之不同而彼此。③

當俺答進兵西藏時，曾俘獲一喇嘛僧，名叫阿利克，他苦勸俺答信佛，俺答汗乃遣使往迎達賴、達賴靜坐微笑著說：「阿勒坦（即俺答）汗前世善緣，我今必往。」④於是乃出發前往（西元一五七七年），在到達俺答汗帳幕之前，沿途歡迎之盛況，有如大將軍之凱旋行列，抵青海時，則有蒙古貴族代表出迎，抵烏拉木倫河畔時，又另有一隊代表出迎。繼而又遇到俺答汗外號鄂爾多斯部的豐泰第（即徹辰，鴻泰吉），出迎的代表均將綢織物、金銀、駱駝、馬匹等呈獻敬供。⑤

最後乃在青海東部之「察卜恰勒廟」，遇到了身穿白衣，帶領一萬個隨從迎接的俺答，接受了一場盛大的洗塵宴。俺答不僅表示「現在既有如日月的喇嘛和可汗二人相遇的因緣，（我）願力行十善。」⑥並且在夢囈中也說：「已往八思巴喇嘛建造寺廟的時候，我是薛禪可汗你是八思巴喇嘛，你曾使那寺廟有了神靈，（但）那以後，我迷失路途，到那裏去了呢？」⑦黃金史上這段黃教轉世之說，拉上八思巴與忽必烈關係的記載，說達賴喇嘛就是薩迦教八思巴轉世，俺答就是忽必烈可汗轉世，對信教宏法上來講，是可造成很多便利的。

並且黃教在根登珠巴（一世達賴）及根頓嘉措（達賴二世）時，並無達賴之名號。至此時俺答汗始尊稱鎮南嘉木措為「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亦給他「法天大梵天」之尊號，並受俺答汗之供養。按「達賴喇嘛」，就是海洋一般偉大喇嘛之意，海在佛法方面有無邊之意，在蒙古「達賴」一字原是成吉思汗後蒙古各可汗之尊稱，意為如海洋般偉大。⑧自此以後，蒙古及西藏僧俗皆以「達賴」為大喇嘛之尊稱，「達賴」之名亦祇一人可以使用。

西藏方面有些記載，說明達賴三世不僅應允居住邊境上漢人之請，解決了察哈爾蒙人入侵之爭執，且為了增進他與可汗間之友好關係，雙方均同意在——Tongkor之地（即Lusar）互派代表交換意見，使彼此間之友誼更進一步。最重要的是達賴三世曾預言俺答之子孫，會在八十年之後，成為蒙古及中國的

統治者，⑨不論這是否成為事實，但在當時這話對俺答來講，倒是十分中聽的。

達賴喇嘛復自蒙古上書於明神宗皇帝，神宗雖知達賴與蒙古有密切關係，但却禮遇達賴的使者，並賜以尊號。然達賴對於中國實不若對於蒙古王的親善，這可由達賴圓寂時，不欲再生西藏，而樂於轉生為蒙古俺答汗的後裔一事得證。蒙文黃金史亦有記：

「格根（俺答）的兒子是僧格。圖古薩可汗，由他的兒子蘇密爾。台吉所轉世的，是羅丹，札木索，（羅丹，札木索）的父親是蘇默爾。台吉。母親是合撒兒的後裔，大元、微青，諸顏的女兒，巴里干、卓拉。（她懷着胎的時候，能從肚子裏，清楚聽見（俺嘛呢稱呼）六字真言的聲音，房出彩虹，（天）降花雨……十個月之後，在土牛兒年（萬曆十七年，西元一五八九）轉世，降生為達賴喇嘛……土默特的可汗前來會面，贈給一百件細磚茶作為飲料。……」⑩

伍、結 論

雖然俺答是因西侵為瓦剌所敗，始迎活佛（達賴三世）入蒙的。但由明史西域傳烏斯藏大寶法王中所記：「時有僧鎮南堅措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崇信之。……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有自甘州遣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⑪看來，當時蒙藏雙方不但關係友善，且因此而更得與明通好的。

而且隨著俺答汗的皈依，北方的喀爾喀，布里雅特和西北的衛拉特——瓦剌，也都歸依了佛教，如此結束了元順帝——妥懽帖睦爾汗北涉以後的「黑暗時代」（按喇嘛說法）⑫。因翻譯經典需要描述梵語和藏語而創的噶利格字母，雖不易為一般人所接受，但在當日確實補救了蒙古語言之不足，解決了不少翻譯經典上的困難。⑬

達賴三世由於阿勒坦汗的敬重成了藏土和蒙古的精神領袖及西藏的法王，蒙古的可汗和貴族也由於喇嘛編造的傳說，成了與佛有關係的民族，和神佛的化身。自此時起，高級僧侶及貴族，始終是蒙古封建制度之支持者，直至其崩潰為止，⑭所以今天蒙古喇嘛地位雖大不如前，但其當初對團結蒙古各部的貢獻是不容我們否認的。

註

- ①：引自明史卷二百二十二頁九之王崇古疏。
- ②：見玄覽堂叢書所收之「北狄順義王俺答貢表文」。
- ③：明史卷二百二十二頁十一。
- ④：蒙古源流箋證卷六頁三十。

- ⑤ 霍瓦爾特蒙古史 Part I. pp. 404, 405 中均曾言及。
- ⑥ 元史釋老列傳卷二百零二頁，四至五。
- ⑦ 見札奇斯欽教授譯註之蒙古黃金史頁二三〇（第三十六節）。
- ⑧ 參考藏人夏略巴仔傳在美所著述之「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第六章。(頁九三至九四)
- ⑨ 參考「西藏政治史」第六章(頁九四)中所引自 "Dugos-grub Shing-rtse" 之記載。
- ⑩ 以上均見「蒙古源流箋證」卷七，頁一至四所記。
- ⑪ 參考「蒙古研究」中札奇斯欽教授所著之「蒙古宗教」一文。(頁二百七十六)
- ⑫ 此段見札奇斯欽教授譯註之「蒙古黃金史」第二百二十八頁。
- ⑬ 見「蒙古研究」第二百一十四頁札奇斯欽教授著之「蒙地習俗」。
- ⑭ 谷應泰之明史記事本末卷六十，第二十三頁。
- ⑮ 參考札奇斯欽教授之「蒙古文化」講義(六十一年版)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 ⑯ 明史卷三百三十，頁八。
- ⑰ 引自哈勒楚倫先生之「喇嘛教與嘎利格蒙文」，載邊政學報第五期，頁三十一。

- ⑱ 參考「蒙古研究」第二八六頁之「蒙古宗教」。
- ⑲ 參考「蒙古研究」第三〇六頁之「蒙古語文」。
- ⑳ 同註十七。
- ㉑ 「蒙古研究」中第二七六頁至二七七頁之「蒙古宗教」。
- ㉒ 蒙古源流箋證之卷六頁，三十。
- ㉓ 此經過可見蒙古黃金史第三十六節及蒙古源流卷七之所記。
- ㉔ 見札奇斯欽教授譯註之蒙古黃金史第二二九頁。(第三十六節)
- ㉕ 同右。
- ㉖ 見「蒙古研究」第二七四頁之「蒙古宗教」一文所記。
- ㉗ 見 Shākapa 之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第九十六頁。
- ㉘ 見「蒙古黃金史」第三十六節末所記。
- ㉙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第五頁。
- ㉚ 參考「蒙古研究」第二七六頁之「蒙古宗教」。
- ㉛ 同註三十，第二七七頁。
- ㉜ 同註十七書之頁三十二。

談蒙古之盛衰與將來

恩和塞汗

壹、前言

當人們一談到蒙古，就想起在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蒙古帝國。蒙古一語，是自南宋理宗紹定元年（民前六八四年，公元一二二八年）長春真人邱處機弟子李志常著西遊記一書，開始使用，以後元史沿用之，便成通稱。前此所謂：蒙古里、盟古、蒙兀兒、蒙郭勒、萌骨等等異譯，便在蒙古的名稱之下歸於統一。前舉數種譯音，與蒙古語原音都很接近，其中以「蒙郭勒」一譯音，更為接近。「蒙郭勒」的含義是什麼呢？以國語解釋是「多數的中心」的意思。至於蒙古的來源，說法各有不同：有謂蒙古族出於突厥，本為忙豁倫，譯音之後變為蒙兀兒。有謂出於蘇軾，即肅慎之後，是與女真同屬一系。有謂蒙古族出於匈奴，為漢代匈奴之後裔。又謂出於契丹，即東胡的遺裔。復有謂蒙古族出於西藏，為圖伯特（即今之藏族）之分支。在以上衆說紛紜的情形下，蒙古族究竟出於古代的何族，自不能輕予判斷。惟吾人應當瞭解的是：一個民族的興起，當有其久遠之根源，既不能說他與某族絕對無關，亦不能說他與某族絕對有關。高山巨嶺，係由微粒的砂石自然堆積而成，民族的發展當亦復如此。蒙古帝國的創造者成吉思汗，以一個少數部落的首領起家，武功蓋世，後

來他的版圖橫跨歐亞兩洲，大帝國維持了將近兩個世紀之久，中外歷史學家常譽成吉思汗為偉大的帝王、偉大的軍事家。人種學家常把黃種人稱為蒙古利亞種，此種稱呼東亞各國都予以引用，毫不置疑。無不稱讚成吉思汗之偉大，事實上他也確是中國歷史上武功最盛之人。

現在將蒙古盛衰與其將來之展望，作一個概括略述於後。

貳、蒙古之興起

蒙古之顯赫於世，當在成吉思汗武功屢勝之際，而追本溯源，當在唐末已顯露端倪，比如蒙兀兒即為例證，至於發揚光大則由成吉思汗始。

(一) 蒙兀兒時代：蒙兀一族世居黑龍江沿岸一帶，部落寥落，偶有聯繫，多數從事於游牧，一部份從事於漁獵，各地制宜過着悠閒的逍遙生活，在人種文化上亦有其獨特的貢獻。據東北地方歷史文獻記載：「蒙兀祖先與東胡同種，因東胡受到匈奴攻擊後，東走者化為烏桓鮮卑，北奔者即為蒙兀」。

(二) 成吉思汗時代：蒙兀兒在北魏、隋、唐、契丹等朝代興的時候，乃臣屬於各朝之下，文化略具規模，備受各朝之欺凌，年長日久，心中自有其不平之感，但以當時環境所限，只有隱忍之一途。其後金代興起，蒙兀兒乃常被金朝

征召服軍中勞役，南征頻繁，日積月累，戰事經驗日漸增多，蒙兀各部亦做效以戰爭之手段來解決問題，開始逐次併吞鄰近部落，以增強自己之勢力圈。在鄂倫河上游地方有一個名曰渥齊溫鐵木真者，剛臨人世，家遭多變，父親被殺，牛羊被掠，部落四散，倖存者僅三、五人而已，而鐵木真健在其間，絲毫未曾受傷，實為一大歷史奇跡焉。

鐵木真幼經憂患，意志堅定，十歲左右即開始復仇，勇往直前，屢獲勝利，年屆二十，即已顯現其英雄本色。因之附近部落，多來降服，遠者亦因其威名四播而前來進貢者，頗不乏人。五十四歲召開庫里臺（蒙語開會之意）大會，經被擁戴為全蒙古的大汗，號為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即今之喀喇和林），對外宣稱為蒙古帝國。同時在南方之金朝，此時國力已陷低潮，對此莫可奈何，只有採取聽其自便之態度，遂發生另一巨大事件。

在鐵木真稱雄之時，於東南西三方面環繞有三個強隣，(1)金朝，設都於今之北平，佔有淮水秦嶺以北地帶，包括現在之東北在內，因戰力衰退，就以建金源堡壘以防其東進。(2)西夏：設都於今之寧夏，據有今之寧、青、察、綏等地，是當時在三強之中較比富有者。(3)花喇子模，設都於撒麻兒罕，據有今之新疆一部份及中央亞細亞一帶。另外還有一個理學甚盛武功不振之南宋，在淮水以南苟延殘喘。

成吉思汗為出其多年被欺凌之悶氣，決定南下討金，於公元一二一一年三月自首都和林出征，自率大軍二十萬直取金都北京，另以一部，邀與安嶺進入今之東北。惟以攻取北京之師，行動受阻，則以分兵攻克其四週據點。成吉思汗攻陷今之山西太原府，與東北軍會師後，接着進軍今之河北山東，續予攻落濟南、開封、長安等九十餘城鎮。金帝因偏於其威而請和，遷都今之河南洛陽。成吉思汗恐其有詐，即圍攻北京城，因北京城部份被焚燬，時在一二一五年，蒙古軍遂以火攻，北京方告陷落，因之北京城部份被焚燬，時在一二一五年，距出師之日已有四年。此時蒙古忽起內鬨，彼留一軍精銳以事警備，自統主力返國，此為史稱第一次征討中原之役。

成吉思汗於第一次征討中原諸役中，其領土已東臨日本海，南屆黃河，西至鹹海東面，已與花喇子模回教國接壤。適該時花國曾發生殺害蒙古駱駝商隊四百餘人之事件，遂招致成吉思汗征伐之念，於公元一二一八年，自率大軍三十五萬開始西征，次年夏到達葉爾的石河歇軍，以避盛夏，秋來即往花喇子模進擊，一二二〇年四月攻陷其首都撒馬兒罕，國王摩柯木西走，成吉思汗以一部西追，自領主力南征，攻破阿富汗，飲馬於印度河畔，以氣候炎熱，迫回撒馬兒罕，俟西追之師折返，即凱旋和林，時於一二二五年二月，距討花國出征之日已達八年之久，距第一次討金出征之日已有十五載之久矣。

蒙古帝國基礎已臻鞏固地步，勢須再向四方發展，以中原富庶之區，垂涎已久，決定再度向南方征討，先伐西夏，一二二六年進入夏境，次年攻下其首

府寧夏城，續予攻克平涼城。因氣候大熱，暫歇軍於今之甘肅六盤山，成吉思汗因水土不服得病，八日而逝，時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八月，享年七十三歲，諡稱太祖。經羣臣靈前會議，議決擁戴第三子窩闊臺即位，是為太宗。我國歷史上又展開了新的一頁。

叁、蒙古最盛時期

太宗窩闊臺亦極雄才大略，即位之後即積極圖謀發展，宣告有力政策，乃決定先予兼併金之領土，一二三〇年自率大軍開入陝西，然後分兵二路，由胞弟拖雷引兵三萬由今之漢中方面迂迴，自率主力合力圍攻汴京（今之開封），經三年半之歲月，汴京攻陷，金主逃入蔡州，此時南宋與蒙古帝國訂有攻守同盟，亦出師北上，金主勢窮力竭，自縊而死，至是金亡。太宗志氣高昂，採軍師耶律楚材之建議，又學西征之師，蒙古遂邁入最盛時期。

一、西征俄羅斯：當時俄帝歐洲方面常有變亂發生，蒙古以平服東歐叛亂為名，於一二三六年春夏之交，動員西征，應召集中於烏拉兒河畔者，不下六十萬之衆，太宗以拔都為元帥。一二三七年十二月攻陷俄之利贊城，續予攻陷莫斯科，一二三八年三月折返，進駐頓河口之鄂爾都斯市，一二三九年春季，西進攻陷基輔，一二四一年三月陷落波蘭名城克拉克，冬季進入匈牙利。此時，突接太宗訃音，遂班師返國，否則西歐勢將陷於蒙古帝國勢力範圍之內，現在的世界歷史又將改寫。

二、滅南宋：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一如其祖父英勇果斷，善於統軍，繼憲宗蒙哥之後，即位燕京（今之北平），立國號曰元，號稱世祖。目覩南宋君昏臣專，兵弱將寡，吏貪民情，早已存有兼併之心，遂起兵大舉南下。當時南宋以臨安（今之杭州）為首都，因平時防禦工事薄弱，金陵陷落後，元兵一至，南宋朝廷即失去抵抗力量，民間大亂，致使元兵如入無人之境，忽必烈用兵似閃電，很快就進展到現在的廣東濱海地區，當時雖有文天祥陸秀夫等忠貞之士，謀與元兵相抗衡，惟因大勢已去，兵將無心戀戰，獨木難支大廈，文天祥被俘，陸秀夫負帝昀投海死，時在公元一二七九年。這是蒙古最盛時期。

肆、蒙古衰微時期

蒙古帝國自成吉思汗於一二一一年自首都和林起兵至元世祖忽必烈於一二七九年滅南宋止，共計征戰了六十八年，以武功創建了一個偉大帝國，西迄匈牙利，西南到地中海，南至印度洋，東臨太平洋皆為其版圖，計分四汗一元，從古迄今從無出其右者。但物極必反，強極必弱，當其國力正處於巔峯之期，亦即漸入衰退時期。

一、元順帝北走：蒙古帝國自太祖起兵至元世祖拓地東南，用兵西陲，連年從事戰爭，經常維持數十萬軍隊，龐大軍費，以致國用不給，特發交鈔，以

期挽救一時財政上之困難，然以計劃欠週，所發過多，價值貶落，至順帝時竟皆不能使用。物價飛騰，庶民生活陷於絕境，且當時順帝荒淫無度，過予信用喇嘛，以喇嘛跋扈橫行，民不聊生。愛羣雄崛起，元室大弱。此時曾有朱元璋者藉機削平南方，於公元一三六八年，即位金陵（今之南京），國號曰明，即明太祖。自元世祖忽必烈於一二七八年即位至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止，元朝共統治中國八十九年。自蒙古帝國成吉思汗出兵算起，實際統治中國已有一五七年。明太祖即位不久即遣大將徐達常遇春等大舉北伐，攻陷元之首都燕京（即今之北平），順帝北走。一三七二年徐達率明兵進展至圖拉河畔（今庫倫附近），一三八八年明將馮勝藍玉等率兵二十萬再破元將納哈楚於金山（今遼北開原西北），次年進襲蒙古兵於普玉爾湖（今貝加爾湖）畔，蒙古部份妃嬪被俘。於是蒙古部屬部份潰敗，部份西走，以便俟機再起，漠南以及東北地區大部份歸於明之版圖。自明太祖於一三六八年即位，至一三八八年明將馮勝藍玉等大致平定東北諸地為止，前後征戰二十年，換言之蒙古帝國（含元代）統治中國已有一七七年。

二、俺答之信佛：元順帝北走之後，至其曾孫帖木耳立，有鬼力赤者弑之，即去元之國號，自稱韃靼可汗，不久也被殺。帖木耳之弟本雅喜里繼為可汗。公元一四〇五年明成祖聞之招本雅喜里，不應，即派大將邱福擊之於克魯倫河畔，大敗而還。於是成祖於公元一四〇九年，自率大軍五十萬北征，攻本雅喜里於斡難河畔，韃靼部份投降。

繼之有馬哈木之子脫歡者破韃靼，以元室嫡裔為韃靼可汗，脫歡挾之以令諸邦，屢患明之北部邊界。其子葉仙續位更跋扈暴虐，居庸關以北之地，即為其領有之。公元一四七〇年有達延者為可汗，即達延汗，富有韃靼，頗能恢復昔日盛況，號大元大可汗，藉明之衰微，南下略河套（今之綏遠），公元一五〇一年（明孝宗弘治二年）大舉起兵，攻陷寧夏，即於當時分其屬土為漠南（外蒙古）、漠北（內蒙古）兩部以封諸子。

(一) 封末子扎來爾於漠北（外蒙古）稱為喀爾喀部。

(二) 封次子巴爾巴為吉囊（意為副王）在漠南之西部。

(三) 自己直轄漠南之東部稱為察汗爾（意為直隸）。

至於今之熱河區域為烏梁海所佔，係明之藩臣，不受其節制。達延汗死，嫡孫布赤嗣位為可汗，遂西移察汗爾部（今察哈爾北部）為其領土。巴爾巴死，其子究壁里克嗣位為吉囊，定居河套，是為鄂爾都斯之始祖。

究壁里克之弟名曰俺答者佔其北部陰山附近，是為土默特之始祖，公元一五三二年（明世宗嘉靖十年）以後，屢患明之北部邊疆。其時正值明權臣嚴嵩當政，邊將無能防之者。後俺答皈依喇嘛教，始戕殺伐，不再患邊。此時滿清崛起東北，降喀喇沁部、取林丹汗部。科爾沁、土默特亦相繼投於清。蒙古至此衰微已極，無從振作矣。

伍、將來之展望

蒙古自成吉思汗於公元一二一一年三月由首都和林起義，到達延汗孫俺答於公元一五四二年投明為止，共統治中原以及邊疆一帶前後計達三百三十一年之久。成吉思汗以布衣崛起，以三、五人之家族，擴大而成為大蒙古帝國，戰亂死傷者百分之二十，降服者百分之八十，在其統治之下者，不下於數億之眾。以信仰而論、儒、釋、道、耶、回均具，以種族而言，黃白都有，仕於其朝者，不分種族，亦不分畛域，如馬可孛羅即為其顯著之一例。惟自信奉喇嘛教以來，武士精神衰微，人口銳減，後來滿清征服蒙古，投其所好，愈以喇嘛教羈縻之。尤其清廷覺得蒙古原來的政治制度，對他們很危險，遂用古今中外帝國主義者對付異族人的鐵則——「衆建諸侯，而小其力」——去削弱蒙古人，譬如最先投降的科爾沁部原是一個鄂托克，清廷却替他們分家，逐漸分成幾個小個別區，並給以這小區域冠以名曰「旗」，規定這小區域的人，游牧或有其他活動，不能超越此一範圍，違者重罰，從此原屬同一個鄂托克的人民，經這樣一分割，便只能在指定的小區域內活動，不能出來了，因此蒙古人之衰微及其地方落伍，是被滿清割裂的結果。其他類似毒辣設施不勝枚舉，並無一不含有滅族作用。今成如此形勢，其來有自，欲期使其復興，下列各點，似值注意，

一、反攻收復蒙旗後，積極開展國防建設，澈底剷除匪共餘毒。蒙旗實施分層負責，保持盟旗行政之統一。中央主管蒙政機構，應立於監督地位，對盟旗地方政府，不妨詳加諮詢，以便決策，而利執行。凡關蒙胞權利，不論財政經濟等各方面，地方官職之任免事項，或競選中央級民意代表提名等事宜，均須由盟旗地方政府協同地方黨部轉請中央，始行頒給或提名，使蒙胞即感地方政府之援助，並感中央優遇之德澤，如此，蒙民對他們的地方政府，始起信仰，往昔，例如王公喇嘛活佛及某些特殊人物，遇事多向中央直接請求，輒邀格外允准，而邀准之後，常因格於地方實際情形，碍難執行。遂使王公喇嘛活佛等格外囂張，藐視盟旗地方政府如無物，影響所及，使中央及地方兩失威信，成為怨尤對象，似此何能推動全局，有所設施乎？因此將來收復蒙旗後，必須保持盟旗行政之統一，護衛蒙政之完整，盟旗地方所設之不必要縣份，不妨予以撤消，否則在同一行政區域內，而有雙重不相隸屬之行政機構，使蒙胞受雙重捐稅之痛苦，處處發生爭執，事事互相掣肘，結果勢必使整個盟旗地方陷於長期不安之狀態。

二、盟旗地方之設施應徵詢蒙胞意見，過去中央對於盟旗設施，每惑於當地之謠言，（如傳逆作義，張逆治中等等），遽而認為正確不易之論，引以為據，訂定辦法，結果蒙胞認為中央故加阻滯無端製造糾紛，省縣與盟旗之隙怨，由此叢生，彼此感情由此破裂，不但為地方上之不幸，抑且易於邊防上之危機。

三、扶植經濟發展文化，蒙胞過去備受王公活佛之壓迫，近年又遭敵偽匪共之相繼長期剝削、奴役、摧殘，早已田園寥落，廬舍如墟，餓殍載道，極盼火速重歸青天白日旗幟之下重過自由生活，匪亂戡平後，亟應對蒙胞，廣謀福利，一面扶植其經濟，一面發展其教育，使其長期劫後之生活，能日漸改善，思想日趨正確，對國家民族之觀念亦日益深切。如此則蒙古之復興指日可待矣。

四、廣儲人材，悉心嚮導，歷代治邊。事至繁鉅，故皆儲備人材，悉心規劃，庶能應變有策，弭亂有方。茲值反攻前夕，中央亟應大量遴選熟習蒙情之蒙籍公正人士，令其深入研究邊政問題，竭其心力，詳為籌謀，則收復後之蒙政設施，必有良好之前途。

陸、結 論

溯蒙古盟旗制度，迄今已有將近四百年之歷史，因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種種不同，為適應其環境生活，盟旗制度應予以保留，抗戰勝利後，其內容已有相

蒙古馬政史

(上)

吉原公平 著
黃玉燕 譯

原 序

在日本尚未聞研究蒙古馬政而已發表的著作，因蒙古馬政，題目煩瑣。就研究蒙古史而言，著者不過一介老書生，此次承宮下東學社長的敦促：「蒙古馬政方面的書，日本人手中無人寫出來，不無遺憾。不管怎樣的小冊子，寫一本如何？」因此不顧學淺，完成此小著。若這小著能表示出蒙古馬政的輪廓，著者的目的已達。

蒙古馬政，文獻極少，供著者參考引用的，僅如次數書，和其他若干書而已。

- 一、大元馬政記一卷
- 一、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不分卷
- 一、蒙轡備錄一卷 趙珙撰（舊題孟珙撰）
- 一、黑韃事略一卷 彭大雅撰 徐建疏
- 一、蒙轡備箋證一卷 王國維撰
- 一、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王國維撰
- 一、元史二百十卷 宋濂、王禕等撰
- 一、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 柯劭忞撰

當之改革，所不同者僅名詞上之不同而已，與省縣何別？今反攻在即，尤應配合反共大業，使蒙胞得到真正之區域自治，改善其生活，盟旗地方之自治，與省縣之地方自治何別？盟旗面積遼闊，人口較少，物產豐富，關係今後建國前途至深且鉅，借蒙古問題，始終以抗戰剿匪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未能予以整個而澈底之解決，致中央與盟旗地方之間，尚有若干未能十分融洽之處，甚可慨也。

蒙古盟旗地方自治制度，已載憲法，盟旗自治制度之確立為蒙胞多年之渴望，戡亂大業完成後，盟旗地方當依憲法勢必自治，自治勢必有一定之區域，這一區域之劃定，甚願政府各有關部門虛心研究，不必拘泥於以往省縣與盟旗之界限如何，確應一律按其山川形勢、交通聯繫人口分佈、經濟狀況及自治便利等條件，集結眾議，使此重大之蒙古盟旗問題，能於反攻前夕，獲得一根據現實、福利在民之具體推行方案，以便於反攻收復蒙旗後有所遵循，倘能順利實施，實為奠我邊疆長治久安之基礎也。

- 一、元朝秘史十二卷
- 一、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原缺十卷）洪鈞撰
-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By Colonel Sir Henry Yule. Third Edition
- Revised by Henri Corder. 2 Vols.

昭和十三年秋

吉原公平

蒙古興起漠北，以馬起家，以馬打天下。「馬」不僅為蒙古部族的「寵物」；亦可謂為其「生命線」。日人吉原公平著「蒙古馬政史」一書，尚屬首創，於國內迄未再見。茲樂為之譯，以供研究蒙古史者之參考。

譯者謹識

一、馬帝國

蒙古是馬國。成吉思汗因精悍無比的蒙古馬之力，建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帝國。用一句話來形容，蒙古帝國即馬帝國。

蒙古向來僅有騎兵，無步兵，人皆生長於鞍馬之間，自習戰技，平素全以畜牧狩獵為業，一旦有緊急事故，當場都能成為騎兵出征。其騎、其射、均入神技。蒙古兵所騎的馬，像龍似的奔馳，蒙古兵所射的箭，如電一樣斃敵。成吉思汗的親征軍，窩闊臺汗的派遣軍，在中亞、西亞、東亞、東歐，均收到空前未有的戰果，原因便是每一個蒙古兵都是當時世界第一的精銳騎兵。

假若不是精悍的蒙古馬的脚和背，蓋世英雄成吉思汗，怎能完成其征服之功？基於此，蒙古帝國誠然是馬帝國。

二、匈奴與蒙古馬

蒙古馬的活動，決不是始於成吉思汗時代。

史記、漢書所見北方騎馬民族之雄的匈奴，並非如西方的東洋學者所說屬於土耳其民族，依白鳥庫吉博士所說，十分之八九屬於蒙古民族。那麼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的一千四百餘年前，有名的建立匈奴帝國的冒頓單于時代，或許更早已以前，已有赫赫的蒙古馬的活動，換言之，匈奴帝國是蒙古民族借蒙古馬的脚和背建立的第一次帝國，蒙古帝國是其第二次帝國。

自然，匈奴也僅有騎兵，無步兵，其騎兵編制，據史記、漢書匈奴所載是依十進法而編的，有萬騎、千長、百長、什長等各級指揮官。

從秦始皇帝派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匈奴，漢高祖親征匈奴被圍攻等，便知匈奴的騎兵戰術，如何威脅住於漠南的漢民族。故介紹漢高祖和匈奴冒頓單于決戰的情形以供參考。

日漸強大的冒頓單于，竟敢越萬里長城，擾亂漢土，肆意劫掠。於是當時已統一天下，威壓四境的漢高祖，為腐儒驕慢的單于，斷然自率大軍遠征。單于獲知後，邀高祖之軍於離石迎擊，但佯敗，且假裝倉皇中向其本據地的陰山方面退軍。高祖追至晉陽，却聞單于已至代上谷，便先放出密探，以偵敵情，單于亦已從既放密探的報告中得到消息，為欺騙漢的密探，便將其精銳騎兵向後方更退避埋伏，僅擇羸弱騎兵，連日操練拙劣的戰術演練。漢方的密探不知有詐，復命「可即刻攻擊」！老練的高祖，不輕易信其報告，又前後派遣別的密探去偵察十次之多，而密探們的報告全相同。謹慎的高祖遂相信其謬報，急忙揮軍抵達平城，本營置於白登城（今山西省大同北境）。單于由謀報獲知良機已到，便迅速發其精銳的騎兵，四方包圍高祖的本營，連續不斷猛攻七晝夜。當時匈奴軍的馬，由西方圍攻的部隊，毛色悉白，東方的部隊，毛色悉青，北方的部隊，毛色悉黑，南方的部隊，悉赤黃色，軍容甚盛。漢軍因分營各處，中外隔絕，無法互相援救，高祖的本營瀕於潰滅，窮餘的一策，乃密厚賂單于之妻，依其斡旋，締結和議。

就圍攻白登城，匈奴軍所誇示的軍容言，其乘馬的毛色，一部隊一色，實值驚嘆，由此可見，匈奴的軍馬如何豐富，平素如何注重馬政。

三、蒙古馬政的濫觴

蒙古馬政的確立，是在成吉思汗建國以後，更正確的說，是經過了窩闊臺汗、貴由汗、蒙哥汗三代之後的忽必烈汗時代。

在成吉思汗建國以前，馬匹的改良、蕃殖等，是蒙古各民族的最大要務，自不待言。和馬匹相關的事，蒙古人全很認真。殺馬者死，盜馬者或騷擾牧場者亦死。如成吉思汗七世祖孛兒只斤氏的幾年土敦寡婦莫奴倫，為其九個子女所設的牧地，被札剌亦兒部眾騷擾，憤激之餘，除末子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之外，率領八個子女，和侵入的一夥血戰，母子九人遂全被殺害。這是蒙古人傳統上對觸犯馬者，絕對不寬貸的好例子。

「馬至上主義」一語，可以道盡蒙古的馬政精神，為了養馬任何事物都可犧牲。

四、成吉思汗時代的馬政

蒙古軍的編制，和匈奴軍一樣，依十進法而編。

成吉思汗正式編制整備軍隊，是在他親征乃蠻之前，即西曆一二〇四年。當時始正式任命千戶（千騎長）、百戶（百騎長）、牌子頭（十戶，即十騎長）等，同時從千戶、百戶、牌子頭等子弟中選拔優秀者五百五十人，任命為「怯薛歹」（蒙語，衛士），怯薛歹即屬於怯薛（值班）之歹（蒙語，人）的意思。怯薛歹是護衛成吉思汗身邊的，不是營衛成吉思汗本營全體的。若營衛本營全體的衛士稱近衛，則怯薛歹便是近衛中的近衛。二年後的西曆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即汗位，建立蒙古帝國。不久西征，怯薛的規模，在其即位後，大為擴張，怯薛歹的員數遂達一萬人。

成吉思汗之敢懸軍萬里遠征，主要的便是一萬名忠勇絕倫的怯薛歹，不論何時何地，皆能擲身命以守護於汗的身邊。成吉思汗為了獎勵怯薛歹的忠勤，破格賦予幾許特權。例如怯薛歹制度創設之際，千戶子弟的怯薛歹，准許率服務的從士十人；百戶子弟的怯薛歹，許率服務的從士五人；牌子頭子弟的怯薛歹，許率從士三人，且怯薛歹一律予較千戶長之上的待遇，怯薛歹的從士也一律予較百戶、牌子頭之上的待遇。

這些怯薛歹從士的乘馬之數，與年俱增，由何處得到供給？成吉思汗在創設怯薛歹制度時，規定千戶子弟怯薛歹從士的乘馬，由其千戶手下千騎所有馬中取得；百戶子弟怯薛歹從士的乘馬，從其百戶所屬百騎所有馬中取得；牌子頭子弟怯薛歹從士的乘馬，由牌子頭手下所屬十騎所有的馬中取得。當然這是強制的無償徵用。由這徵馬制度，可以看出蒙古帝國初期的馬政之端。蒙古地方，向來出征時，兵士各以私財自給自足為原則，不必供給君長的所需，徵發一般兵士的所有馬為近衛兵用，此成吉思汗便宜之措置，可說是蒙古軍馬官給

的濫觴。

成吉思汗予牧馬者，哈赤（蒙語：牧馬官）或哈喇赤（蒙語同義）的官名，任命為千戶或百戶，其官職特予世襲。由此可見成吉思汗如何重視馬政，乃至軍馬的補充。

成吉思汗西征時，最頭痛之點，實為軍馬的補充，以及做為馬匹休養地的牧場之獲得。為解決這兩個難題，常命若干部隊，掠奪敵軍的馬羣，及尋覓牧地等特別任務。而且西征途中，每年必數月滯留牧草茂盛的地域，專使軍馬休養。世界戰史上號稱奇蹟的成吉思汗麾下軍馬的活動力，便是在這周到的馬政措置上涵養出來的。

平時，成吉思汗使其軍隊操戰技演習之類的大規模狩獵，遺留其子孫的律令中，也強調狩獵在軍事上的意義。軍隊平時舉行的大狩獵，在提高軍馬的實質上有很大的貢獻。

成吉思汗又做中國的制度，於主要道路置驛站，以便於官吏，使節、急使等往來。其驛馬，由附近民戶強制無償徵用。

總之，成吉思汗時代的馬政，立脚於蒙古本土的生產、占領地域的掠奪、一般無償徵用三者，尚無如後代所見的購買之例。

五、窩闊台汗、貴由汗、蒙哥汗時代的馬政

窩闊台汗時代的馬政，因為是踏襲成吉思汗時代的馬政，所以並無特別可記之事，若舉改善之點，對強制性無償徵馬法，多少加強，以及採用抽分羊馬制度。抽分羊馬，是從許多馬、牛、羊之中，如抽取家畜稅一樣，抽若干（強制的無償抽取）。舉其實例言：窩闊台汗於即位第五年時，對馬、牛、羊合計有一百匹以上者，計一百匹，抽牝牛或牝羊一隻；牝馬、牝牛、牝羊合計有十四以上者，計十四，抽分牝馬或牝牛或牝羊一匹。馬、牛、羊所有者，若故意逃避抽分，隱匿馬、牛、羊，則所隱匿的牲口悉數被政府沒收。有關徵馬的罰則，在成吉思汗時代已制定，而且厲行。

貴由汗時代及蒙哥汗時代，亦大致踏襲此依抽分羊馬的徵馬制度。但至忽必烈汗時代，殆一時中絕。鐵木耳汗（六代，成宗）以後，又被相當實施。此制度的興廢，對蒙古帝國的馬政大勢，無多大影響。

六、忽必烈汗創設的太僕寺、尚乘寺官制

忽必烈汗繼蒙哥汗之後，於西曆一二六〇年即汗位，初用年號，稱中統，西曆一二六四年改中統為至元，西曆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初建國號為元。

忽必烈汗的雄才大略，殆凌乎祖父成吉思汗，其特色是將蒙古帝國的首都，由蒙古的哈喇哈魯（和林）遷至北中國的大都（燕京，即今北京），不固守朔北故地，討滅南宋完成經略中國，其間，力脫蒙古蠻風，採用中國文化，

由蒙古大汗一變，宛然中國皇帝。若無忽必烈汗，縱然以成吉思汗生前的威勢，蒙古民族亦無法統治比其文化程度高出許多的中國民族達九十年。

翻開元史等，便知忽必烈汗時代，蒙古帝國的法政，如何萬般的改為中國式，而且如何整備近代化，馬政關係的官制亦如此，忽必烈汗治世時，完成如下官制：

太僕寺

中統四年

忽必烈汗始設置羣牧所，掌有關阿塔思馬匹（蒙漢混合語：阿塔思為蒙語，驢馬即去勢馬）的受給，鞍轡的製造等事。

至元十二年

改羣牧所為尚牧監。其長官尚牧監之官等為正四品。

至元十九年

改尚牧監為太僕院。

至元二十年

改太僕院為衛尉院。

至元二十四年

罷衛尉院，立太僕寺（太僕是掌輿馬之官，寺為官廳，即大元帝國的馬政局）隸屬宣徽院（掌宮中供御、饗宴、諸王公及近衛等糧食，並抽分羊馬等官廳）。又另置尚乘寺。太僕寺僅掌管有關阿塔思馬匹事務。太僕寺的官制：卿二員（官等正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丞二員（從五品），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一員，管勾一員。

至元二十七年

使太僕寺隸屬中書省（掌大政官廳，即大元帝國內閣），置提調官二員。

尚乘寺

至元二十四年

罷衛尉院，始設尚乘寺（乘物即尚輿馬的官廳），掌有關帝室的鞍轡、輿輦、阿塔思羣牧、驢馬（去勢馬）、驢、騾等事，並處理關於怯薛、阿塔思（蒙語：牧驢馬者）等訴訟之事，以及領導資乘庫。尚乘寺的官制：卿四員（官等從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丞二員（從五品），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正八品），照磨一員（正八品），管勾一員（從八品）。

羣牧都轉運司

至元二十二年

立大都等路羣牧都轉運司，專掌關於芻秣之事，未幾即罷。

忽必烈汗盛世，在其廣大的版圖，到處設置牧馬之地，東至朝鮮耽羅（今濟州島），北至蒙古火里禿麻（今貝加爾湖畔之地），西至甘肅，南達雲南，號稱「地，周回萬里無非監牧之野」！其馬政規模，實嘆為雄大。

茲將忽必烈治下，殷盛之極的馬政實況一端，分為和買馬、拘刷馬、馬政雜例等數項目，介紹如下：

七、忽必烈汗時代的和買馬實況

和買馬：即馬的和買（相對買），及指其和買的馬。「和買馬」的徵馬制度，是忽必烈治世時始創者，忽必烈汗以前，似無依和買馬的徵馬之例。

中統元年

忽必烈汗始敕宣撫司，由各路（路為地方行政區劃類道、省等）民戶和買驃馬（去勢馬）一萬匹。各路和買馬的數目如次：燕京路二千四百匹、真定路八百匹、北京路二千匹、平陽路八百匹、東平路八百匹、濟南、濱州兩路四百匹、大名路四百匹、西京路二千四百匹。其買價，依市價，銀一錠（一錠五十兩）買驃馬五匹。但亦有臨時斟酌市價的高低而定價者。凡有驃馬之家，五匹中只能留一匹，賣四匹。現職官員亦僅許留一匹。和買馬均烙印。

中統二年

忽必烈汗為了準備再討伐於蒙古故地叛亂的末弟阿里不哥，不問何人所有之馬，盡數和買，買價仍然馬五匹付銀一錠。

中統四年

因征南都元帥阿朮申訴缺乏軍馬，乃命中書省於東平路、大名路、河南路等地，依和買徵發馬匹一千五百五十四匹，交付阿朮發給軍中。居住於大元帝國內的回回（回教徒）、通事（回教徒等的通譯）、幹兒脫（土耳其語：回教徒的放高利貸者）、答失蠻（波斯語：回教教師）、也里可溫（基督教徒）、畏兀兒（住於甘肅、新疆方面文化程度高的土耳其人種之一種）等諸色目人（色目人即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土耳其人等西域諸國人的總稱，簡稱色人），以及僧侶、道士等頗受優遇，向來免徵馬匹。彼等特權階級，此時亦依和買法被徵用。其買價，肥壯馬七匹付鈔（不換紙幣）一百兩。

至元六年

命樞密院（掌軍事機密及近衛、軍人的任免、軍隊的簡閱等政令的官廳，即大元帝國的國防部）和買馬三千匹，交都元帥阿朮軍中。

至元十四年

命中書省收受和買馬匹，其中盲馬、瘤馬、噪馬、孕馬等，烙印後發

還持主。

至元二十年

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上奏：「將軍忙古騰麾下之拔都軍，兵一人應付乘馬三匹，現在則僅有一千匹。為補充起見，希望和買五千匹。細目是兵一人牝馬二匹、驃馬一匹的比率。希望向諸王只必鎮木兒領內、駙馬昌吉領內，及甘肅州、察罕八哈刺孫（蒙古地名）等地收購。」准予照辦。

至元二十六年

尚書省（和中書省對立的掌大政官廳，一時曾代中書省握實權，即當時大元帝國事實上的內閣）就有關和買馬事項的種種上奏朝廷，其上奏事項的重要內容如次：

一、依元至鈔（至元年間發行的不換紙幣）支付的馬匹代價額為一萬錠。其中，燕南河北道二千四百錠、山東東西道二千錠、河南等路一千八百錠、太原路平陽路各一千錠、保定路河間路各三百錠、平澤路二百錠、大都路六百錠，尚書省直接支付四百錠。

一、每站赤（蒙古驛站）的驛馬，備正馬一匹、貼馬（補助馬）二匹。

一、四歲以上之馬，試驗合格者和買，老齡之馬，如肥壯者亦和買。一、雖權門，隱匿馬匹不應和買者，處杖一百七（杖刑之最重刑），沒收其隱匿的馬匹。

一、各路官員應互相合心努力徵集馬匹，所徵集的馬匹如肥壯，特就其成績合議報上；但徵集馬匹時，怠慢職守，招致徵集的馬匹惡劣，則處以刑罰。

一、和買馬應具備賣主姓名、馬匹毛色、馬齒的情形、價值等，報尚書省。

一、馬價，以中統鈔（中統年間發行的不換紙幣）為原則。其等級，驃馬一匹上等付五錠，中等四錠，下等三錠；移刺馬（蒙漢混合語：種馬）一匹上等付四錠，中等三錠，下等二錠；小馬一匹上等付三錠，中等二錠二十五兩，下等一錠。是年，尚書右丞相桑哥與木兒魯等協議上奏：「京兆等二十四處郡縣民戶，盼免其所有馬的和買。其他郡縣民戶亦深恐其所有馬被盡數收購，則馬種將歸絕滅。請限各處和買馬的數目為一萬匹，並望購驃馬和牡馬，不買牝馬。」准予照辦。

至元三十年

中書平章政事帖哥，同刺真等上奏：「向來關於牧馬（徵收馬匹）之事，僅由中書省幹部諸臣協議上奏，此次樞密院及御史臺幹部阿老瓦丁、伯顏、賽因囊加姆等亦參加協議的結果，原欲所有官員贖出俸錢

，購一萬匹馬，無奈官員等缺乏餘裕。然再返復拘刷馬（強制無償徵收馬匹），則恐損耗民力。因此，望仍以官費和買一萬匹，馬價減為一匹五錠。」忽必烈汗當然希望拘刷，不願和買，他俏皮的說：「朕不明此事。由卿等裁量。然前日據昔寶赤（蒙古鷹匠）輩所言，眞定路一帶，百姓，百人、二百人成羣騎馬狩兔，此等馬匹宜拘刷。」刺眞等其後改上奏：「先是依省臣、院臣、臺臣三者合議斟酌，馬價一匹儘量付五錠爲意旨上奏的。其後，臣等亦恐失費甚高，一匹付三錠如何？」但是忽必烈汗仍說：「朕不明。由卿等裁量可也。原來有關拘刷馬之事，乃暗伯基於李拔都兒的建策奏請者，卿等可與暗伯等協議後上奏。」暗諷可依拘刷馬辦理。於是，月兒魯、帖哥、刺眞、暗伯、李拔都兒等合議的結果，仍奏請：「各省各和買馬一萬匹。」忽必烈汗遂不得不准予照辦。

八、忽必烈汗時代的拘刷馬實況

拘刷馬，即如前面解釋的，是馬的拘刷（強制無償徵用）及指所拘刷之馬。拘刷馬，是說刷馬和括馬。在軍事上顯著的拘刷馬徵馬制度，於成吉思汗時代已被實施，忽必烈汗以後，則和買、拘刷二法併用。就和買、拘刷二法併用言，原則上，和買不可能時，用拘刷之法，但實際上，殆始終拘刷，和買點綴而已。

至元十一年

拘刷諸路民馬五萬匹。

至元二十三年

中書右丞相安童上奏：「關於全國性實施拘刷馬之事，評議的結果，請如此定：即回回、幹兒脫、畏兀兒等色目人，及達魯花赤（蒙語長官，有特殊意義的官名）富豪等特權階級的所有馬，拘刷三分之二，一般漢人的所有馬，盡拘刷，又，也里可溫答失蠻，和僧侶、道士等的所有馬，今後亦毫不容赦的拘刷。」又云：「隱匿馬匹者，及買賣者，斟酌其輕重，均處以杖刑。」忽必烈汗批答：「此事乃卿等之事，卿宜自爲裁量。」是年，拘刷馬的總數爲十萬二千匹，其中，八萬匹，集上都（今察哈爾省東境大汗離宮所在地，即今御馬廠），二萬二千匹集大都；詳細分配如次：集上都的八萬匹中，大都路一萬四、保定太原等路各六千匹、眞定安西等路各七千匹、延安平瀾等路各二千匹、河間大名等路各六千匹、東平濟南等路各四千匹、北京路八千匹、廣平路三千匹、順德路二千匹、益都路五千匹。集大都的二萬二千匹、細分：彰德路三千匹、衛輝路一千匹、懷孟路一千匹、東昌路二千匹、淄萊路一千匹、濟寧路二千匹、恩州路五百匹、德州五百匹

、高唐州五百匹、冠州三百匹、曹州七百匹、濮州五百匹、泰安州五百匹、寧海州五百匹、南京路三千匹、歸德府路一千匹、河南府路一千匹、南陽府路一千匹、平陽路二千匹。

至元二十四年

蒙古、滿洲境界發生叛亂，忽必烈汗急於準備諸王乃顏的親征，將河南僧侶、道士等所有馬拘刷一千五百匹。又拘刷平瀾路民馬。職守上不能有屬從的百官，均獻出其所有馬給汗衛士。

至元二十七年

中書省奉敕移牒各省，除軍人、站戶、品官等的馬匹之外，不問何人所有馬，盡數拘刷。其拘刷馬總數爲九千一百餘匹，支給各方，其中：哈喇赤支給三千二百餘匹，貴赤衛（蒙漢混合語，貴赤是蒙語疾走者，即以健行者編成的近衛軍）一千餘匹，怯薛、阿塔赤等一千三百餘匹、上都阿速衛（即阿速人編成的近衛軍）等二千一百餘匹。

至元三十年

忽必烈汗詔曰：「叛王（在蒙古發動叛亂的諸王海都）不悔過，反向我挑戰之際，爲盡力補充軍馬，全國各省應拘刷十萬匹馬。馬價日後補償。不問何人所有的馬，除病馬、噪馬、癢馬、孕馬等，烙印後發還其所有者之外，其他一切馬匹盡數拘刷。如有隱匿馬匹，不烙印情事，則處罰其當地官吏，且免職。凡養馬者，應出面將其所有馬全部交給當地官廳。若隱匿馬匹，或賣却者，處杖一百七，政府沒收其馬，馬匹的賣却金，賞告密者。站戶的驛馬，留置正馬一匹、貼馬三匹，其餘馬匹，悉牽至當地官廳，接受烙印。探馬赤衛（蒙漢混合語：探馬赤是蒙古語鎮戍者，即以鎮戍兵出身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編成的近衛軍）、貴赤衛、哈喇赤衛（蒙漢混合語，哈喇赤爲蒙語牧人，即以牧人出身者編成的近衛軍）、唐兀衛（唐兀人，即以西夏人編成的近衛軍）、禿魯花衛（蒙漢混合語，禿魯花爲蒙語人質，即以人質編成的近衛軍）等大都六衛軍之馬免拘刷，其他一切正規軍、貼戶（補充軍）等之馬，悉烙印後，發還各主任者。免拘刷的官吏，保有的數目如次：一品官等官吏五匹、二品官吏四匹、三品官吏三匹、四品官吏二匹、五品官吏一匹、六品以下官吏一匹。但色目人官吏，二品以上官吏二匹、三品以下至九品官吏一匹。又，漢人官吏，一品以下至五品受宜官一匹，受敕官則不許保有馬匹。宮中各官廳並省左右六部（左三部：吏部、戶部、禮部；右三部：兵部、刑部、工部）的札魯忽赤（蒙語斷事官，有特殊意義的法官名）、通事、譯史、令史、宣史等，已有馬者。僅許保有一匹，無馬者，今後不許買入。違反者處杖五十七，其馬匹政府沒收。刷馬官、押馬官等和馬政有關係的官吏

，不許買賣馬匹，或收受金品，違反者處罰。
是年，拘刷馬的總數爲十一萬八千五百匹，分配如下：江浙省一萬匹、福建省二千匹、湖廣省八千匹、江西省四千匹、河南省二萬匹、陝西省八千匹、遼陽省五千匹、四川省一千匹、山東宣慰司一萬五千匹。

「成吉思汗傳」之四

蓬車之戰 (The Battle of the Carts)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 譯

河東道宣司一萬匹、平灤路二千匹、衛輝路一千匹、彰德路二千匹、懷孟路一千匹、大都路八千匹、保定路四千匹、恩州三百匹、冠州二百匹、大名路四千匹、河間路四千匹、真定路五千匹、廣平路二千匹、順德路一千五百匹、(待續)

古代中國慣常管北方那塊土地或是積雪的高山上長年居住的人叫夷狄的，就在他們好戰的民族性中，深藏著一股樂天、愛笑和狂歡的傾向。對他們來說，生活是那樣無止境的艱難，又充滿了爭執和摩擦，這樣長期忍受之下，任何時候，只要生活的重擔有了稍稍緩和的機會，他們便用來娛樂狂歡了。我們若不了解他們愛說愛笑，詼諧和幽默的天性，我們便不會完全了解鐵木真和他所統領的蒙古人民。常常他們的幽默和他們的殘暴一樣具有壓倒性。宴會對他們說來，是一樁重要的大事。

婚葬的時機，提供了難得一次的飲宴作樂的機會，他們稱之爲：「伊和杜爾」(Ikhdur) (譯者按：係蒙語，意爲盛宴。)鐵木真往李兒帖父親的幕營處迎娶新娘的事，便是一次放歌飲宴的輕鬆場面，一反平日虎狼般鬪狠的情景。他帶著數百個蒙古青年不期而至。他們都全副武裝，穿著羊皮衣，披著鬆垮的鞞質外套，胸甲上漆著可怕的圖案，水囊袋橫在馬屁股的鞍墊上，長矛則揹掛在肩上。他們風塵僕僕地來到此地，爲防寒風刺骨的遮臉巾早已積滿塵土，醜陋不可聞了。

李兒帖的父親歡迎這位年青之蒙古汗的到來：「當我聽說了敵人加在你身上的禍害，我們真不敢期望能見你生還。」

於是便是一番難見的盛會，到處充滿笑聲，熱烈的歡愉。

僕人們忽忽去，磨刀霍霍，忙著宰殺馬。戰士們則把武器留在帳幕出口處後坐在年長族人中的右手邊，喝酒拍手作樂。每一巡酒前，一定有個侍者出來忙著倒酒，把四面八方每個角落的酒杯倒滿。這時候，單弦琴也開始奏起。

你可以見到一副怪景象，那些來自草原，飽管風霜的騎士們，這時猛拉伙伴們的耳朵，似乎這樣可使得食道增長，容易裝下更多的醇乳和米酒，然後大夥兒便用他們的鹿皮鞋跳出笨拙可笑的舞蹈來。

到了第三天，李兒帖坐在族長的帳幕裏的左手邊。盛裝打扮，披著長拖及地的白色袍氈，她的髮辮上累累垂著銀幣和小粒雕像。他的頭飾是用樺木皮圈

成的圓錐形，上面覆著珍貴的絲料，靠著兩耳邊盤繞的髮辮撐戴起來。她默默地坐在那兒，一直等候迎娶的時刻到了，這時她須穿過別的帳幕逃開，而鐵木真則須在後追逐，並與李兒帖的姊妹以及侍女們爭奪一番，經過這樣的儀式，而終於把她抱上自己的坐騎。

如此短暫的狂歡宴會之後，這位具有小巧鼻子的美人便跨上鐵木真的小馬，離開了自己的帳營。她已經等候了鐵木真四年，如今她已十三歲。

李兒帖騎著馬，腰間胸前皆掛滿了藍佩帶。隨從的僕人也帶了一件黑色的貂皮斗蓬，以爲晉見鐵木真母親的禮物。她如今是大汗之妻，有義務照顧大汗的帳幕，必要時還得擠奶取乳，當男人們出外征戰時，她就需負起養牲畜的責任，此外，她的工作還有：準備帳幕用的毛氈，爲男人們縫製衣袍，製作鞋襪。

這些便是她的職責。誠然，她是被揀選出來挑負起異乎平常婦女的重使命。歷史上稱她爲李兒帖皇后(Bauai Fiden)，她的三個兒子要在往後的日子裏統治一個比羅馬帝國還要廣大的疆土。(譯者按：李兒帖的三個兒子，當指長子朮赤，次子察哈臺，三子窩闊臺。後朮赤統領鹹海西花剌子模故地，是爲欽察汗國。察哈臺統領中央亞細亞錫爾河東即西遼的故地，是爲察哈臺汗國。窩闊臺統領葉密爾河邊地即乃蠻的故地，是爲窩闊臺汗國。)

而那件黑貂斗蓬也發揮了一樁使命。鐵木真覺得時機已成熟，可以去拜訪客列亦惕族的王汗。於是他便帶著年青的伙伴和這件黑貂斗蓬，送給王汗當見面禮。

王汗顯然是一個正直誠摯而熱愛和平的人。設若他本人非基督教徒，他的部族屬下大抵都是景教徒，從聖安德助(Saints Andrew)和托瑪斯(Thomas)早期的門徒那裏得來的信仰。他們擁有今日庫倫一帶的河谷地。由於他們大多數是由突厥族構成，因此要比蒙古人從事於更頻繁的商業活動或是買賣附帶的奢侈品。

鐵木真在這首次拜見他義父宮庭的過程中，並無意要求強大的客列亦惕族

人的任何援助。倒是王汗自己在鐵木真告辭離開的時候提起來，特別強調他們之間不可分割的結合。

然而事隔不久，鐵木真便援引了他和老王汗的交情。原來，部族間的爭鬭再度點燃，一個來自北面平原可怕的敵人類族出奇不意地攻擊蒙古族的營幕。這便是蔑兒赤惕（Merkit or Merguen）（譯者按：該族遊牧於色楞格河及鄂爾渾河下游），非常野蠻，原是苦原凍土地帶土著的後裔，也是在冰凍的銀色天地中靠鹿皮或狗拖的雪橇到處流浪的部族。

十八年前成吉思汗的父親正是從這批陰狠的兵士們手中奪取了訶額倫。怕是他們一直沒忘記這段過節，如今報仇而來，乘著黑夜，他們把火把擲進少年汗的帳幕中。

鐵木真只落得自保，搶上馬背，發箭開出一條路來，但是李兒帖却淪於敵人手。爲了一報還一報，他們把李兒帖配給當初失掉訶額倫的那人近親。

這批北蠻人並不能長期佔有這位蒙古新娘。人馬不足的鐵木真到了義父王汗處告急求救，立刻便得到應允了。蒙古族和客列亦惕族在一個月光明亮的晚上，聯袂衝下敵人佔據的村落。

關於這一幕，史籍上是這麼記載着：鐵木真來回奔馳在雜亂的帳幕之間，呼喚着失妻的名字——李兒帖聽見了他的聲音，跑上前來抓住他的腰繩，鐵木真便立即認了出來，這位年青的蒙古人跳下馬來，對其他的同伴喊道：「我找到了我要找的。」

他或不敢確定李兒帖的頭胎是否是他的親生骨肉，但對她的忠貞是毫無疑問的，對她所生的兒子皆一視同仁。他也很珍愛一些他與愛妾們所生的子女，至於其他的女人，其他的兒女在史籍上不過徒具空名罷了，沒有實質上的骨肉之情。（譯者按：李兒帖頭胎所生爲長子朮赤，「朮赤」蒙語意爲客人，有些史籍上謂由於非鐵木真親生骨肉，而以此命名，乃純屬臆測，實不近情理。譯者推測可能當朮赤出生時，正巧有一很有地位、聲望的客人來訪而得名。舉一實例：孔子的兒子名鯉字伯魚出生時，適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子。）

不止一次地，李兒帖直覺到敵人的陰謀，企圖加害她的丈夫。因此，我們從史籍上發現她經常在天未亮的時候，跪在丈夫的床邊，一面哭泣着：

「若是敵人摧毀了您的崇高而常青的帳前英雄們，您弱小的兒子該怎麼辦呢？」

「若是敵人奪去了您的生命，我們寡婦幼兒又該怎麼辦呢？」

部族與部族間的鬭爭從此無休止。蒙古族這時仍然是長城以北這塊大沙漠上許多游牧民族中最薄弱的一族。王汗的庇護使他略有幾年安全的日子，暫免於西邊那幫敵人的侵擾。但是夙仇甚深的泰亦兀赤族和塔塔兒族（Tatars）

（原註：塔塔兒原是蒙古的一支，早期歐人誤用此名字泛指蒙古人，並誤以

「Tatars」爲蒙古汗帝國，事實上此字淵自中文的韃靼或韃子，盡管塔塔兒族本身可能是採用了早期一位酋長「Tatar」塔圖爾之名而名之的。）譯者按：該族居於今日蒙古東部呼倫貝爾盆地之南，是一個強大的部落，曾毒殺也速該，是鐵木真殺父之仇，夢寐所不忘的。却在東面不斷地打擊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只有這位少年可汗憑藉了他超人的體魄和野狼般的直覺，嗅出危險的所在，才能在羣敵環伺中保全性命。

有一回他幾乎死於雪地裏，喉嚨中了箭，兩個伙伴發現了他，爲他吮吮傷口，熔雪洗滌傷處。這兩個戰士對他的效忠絕非止於嘴上說罷了——他們服侍他躺著發傷，冒險到敵人的營帳裏爲他偷來食物。而且暴風雪來時，他們撐持了一副皮裘覆蓋着他，令他安息。

還有一回當他拜訪一位以爲是友善的部族領袖時，他發現對方邀他上座的位置底下挖了一個陷阱，表面上却蓋著一張掩飾的地氈。鐵木真立即警覺地帶領其人馬脫離此一困境。

這時，蒙古族已發展至一萬三千人馬的力量了，他們隨著季節，沿著放牧的路線，從夏到冬，在北國大草原上逐漸成長壯大。這一次當探子來報敵人的騎兵出現在地平線上，正以快速奔向他來時，他的族人正散佈在一個長形的峽谷裏，所有蓬車（Wagons）正圍圍着中間吃草的牲畜，緩緩的移動前進着。

歐洲歷史上不會有一個王儲遭遇到類似這一次危機重重的處境。

逼近的泰亦兀惕族人在塔兒忽臺的領導下集結了三萬兵力。要逃麼？便等於要犧牲所有的女人、牲畜和整個部族的財產。要糾合兵力迎戰麼？無可避免的只能陷入敵人衆多的包圍圈中，他的人馬將不是被切斷就是給分散。

這一刻乃是游牧民族的生涯面臨毀滅和死亡的危險關頭，它需要部族的領袖作立即的決定和果斷的行動。

鐵木真便是以他一貫作風的迅速正視和處理這一危機。所有的戰士集合在各個旗幟下上馬待命，令所有的騎兵排成一線一線的隊伍，一邊有樹林充當側翼保護。另一側翼則是以蓬車圍成一個空的方陣，將所有牲畜驅入，婦女和配帶弓箭的孩子們則藏於蓬車內。

他現在要面對三萬敵人的衝擊了。敵人正通過峽谷，他們皆以五百人的騎兵隊爲單位，全副裝備。這種騎兵方陣以一百人爲一線，縱深五線。

前面兩線是全副武裝的——皆配帶有：由馬韁繩穿結而成的重型鐵甲，有馬鬃毛頂飾的鐵盔或皮盔。連戰馬都是裹上皮革的，包括馬頭、馬腹及側翼部份。騎兵們並手執小的圓盾，及帶有馬鬃毛纏繞的戈矛。

這兩線停止前進時，後面幾線的騎兵便越過他們。這些人只穿有韃革配有標槍和弓箭，他們騎着飛快的馬，在蒙古人馬前回旋着投擲標槍，以掩護重型武裝的騎兵前進。

鐵木真的人馬在相同武裝和配備下，開始面臨敵人箭雨如飛蝗般的攻擊

——強弩之箭，伴着催急的號角。

頭一波攻擊隨着泰亦兀惕族輕騎兵退至重型武裝行列之後而暫停，然後大批的騎兵隊陣便迅速挺進，發動正式的攻擊。

這時鐵木真便放出了他的人馬迎戰了。不過他是以兩倍的兵力構成騎兵隊陣，每一隊爲一千人，十線縱深。雖然他只有十三個單位隊陣，而泰亦兀惕族有六十隊。但是由於他縱深較長的騎兵構成，前線尖窄而後腹寬壯的隊形反而遏止了敵人的前進，並且衝散了先頭的敵人隊伍。

於是鐵木真便可以放手揮動大隊重型武裝人馬對付敵人的輕騎兵。蒙古騎兵滾滾入馬，便漫山遍野掩殺而來，在九穗牛尾旗幟的引導下，衝馳呼嘯，左右開弓。

清朝統治蒙古政策

田村實造
宋念慈 譯作

前言

當清朝君臨中原，統治中華民族之際，它對蒙古民族採取了什麼樣的政策呢？

關於這一點，大體上可由兩方面着眼。

其一是以滿族爲主體而成立的清朝，對蒙古族是怎樣企圖把握其宗主權的問題，爲了消滅自北而來的威脅，對蒙古族掌握強有力的支配權一事，也不僅清朝如此，即使是漢族或其他民族，這在君臨中華本土上，都屬絕對必要。

另一方面是以統治漢族爲主要目的的清朝，它給蒙古族分派了一個什麼任務呢？爲了具體地說明以上兩點，在順序上首先把政治關係，也就是把內外蒙古從何時起，並怎樣進入清朝統治之下，在清朝和蒙古的政治關係概說方面，順序地把握

- 1 清朝和內蒙古的關係
- 2 清朝和外蒙古的關係

加以略述，然後再就清朝對蒙古族確立和保持支配權的方策，也就是就清朝治下蒙古的行政區分方面

- 1 研究內蒙古的行政區劃

- 2 研究外蒙古喀爾喀部的行政區劃

第三再就清朝治下的蒙古政治組織，從

- (一)官制

一場可怕的激戰殘殺便引發了——騎着馬的蒙古族人，發出憤怒而可怕的尖叫，在箭矢如雨之下迫近敵陣，揮舞着短刀，擲套索以及標槍倒鈎把敵人拉下馬鞍。每一騎兵隊各有指揮，整個戰事在山谷中時上時下的進行着，雙方糾合分散的騎兵重新組隊，重新配列，再度遭遇廝殺。

這一場戰爭一直進行到日色自天空消失。鐵木真獲得了一場決定性的勝利。五六千敵人陣亡，七十個敵人頭目頸上掛着刀劍和箭囊給綁至他的座前。有些史實記載說：蒙古汗令人就地擺個大鍋，活煮了這七十位酋長。——此等殘酷行爲，是跡近不可能的。蒙古汗或成心不存憐憫，然而他的智慧是深知這些壯健的俘虜能夠好好供他驅使的。

- 1 中央官制

- 2 地方官制(甲)自治機關(乙)官治機關

- (二)司法審判制度

- 1 蒙古的法律

- 2 審判及訴訟制度

- (三)兵制

- 1 蒙古駐防八旗兵

- 2 蒙古部民軍

等方面加以論述，最後

第四點，是對蒙古族的保護政策

- (一)對支配階級的優待

- 1 對王公臺吉等貴族的優待

- 2 對喇嘛教和喇嘛的保護懷柔

- (二)對庶民階級的保護

- 1 保護牧畜牧地

- 2 與漢族文化隔離

- 3 限制婚姻、貿易和處理蒙漢交涉事件之方法等，這就是就統治漢民族爲主要着眼點的清朝，對蒙古族所加的負荷責任，加以研討。

至於在清朝統治下的蒙古族，除內外蒙古(以喀爾喀部爲主體)之外，尚有阿爾泰、科布多方面的西北蒙古部、阿拉善、鄂濟納地方的蒙部，呼倫貝爾蒙

部，青海蒙古部等諸多蒙部，但本篇問題之研究，則僅以內外蒙古為限。

壹、清朝和蒙古的政治關係概說

一、清朝和內蒙古的關係

當清朝自滿洲興起，在蒙族之中與之發生最密切關係者，厥為東部內蒙古諸部（即興安、熱河及錦州附近的諸蒙部）。此或由於彼此在地理上互相接壤的關係。

清太祖努爾哈赤時，亦即明末清初，蒙族在滿洲之住地是在松嶺山脈以西及開原以北的遼河與嫩江流域地方，即俗所稱之嶺東（興安嶺東方）地區，大體上是將開原、四平街、公主嶺所聯成之一線，為滿族與蒙族的境界線。

倘若將以這一地方為游牧圈的蒙古族，從部族上加以區分，則可分為北自嫩江流域的科爾沁部，由新民縣附近起至開原遼河套，以及擴張至其西北一帶的所謂喀爾喀五部（現在的巴林、札魯特等），及以錦州省的西北部分，和以熱河省為範圍的察哈爾部的林丹汗，以及它的所屬等三大部分。

這對於併合了女真各部、更自遼東地方驅逐明朝勢力、懷抱統一滿洲之野心的努爾哈赤來說，處理這些蒙古各部，實為一大問題。

所以然者，是因為在女真諸部之中，如以反努爾哈赤派自居而又頗為有力的南關哈達部和北關的葉赫部等，原來就是和喀爾喀五部蒙古以及察哈爾蒙古部堅強團結的，一方面明朝的勢力仍然存在，依然使用常套的哈爾政策懷柔察哈爾部長林丹汗，經常使他牽制努爾哈赤。

在這種情勢之下，清太祖對付蒙古諸部的政策，是採取通婚合作和武力征服兩種政策同時併用的方式，由於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外交手腕，把蒙古諸部逐一收歸部下。

萬曆四十年和早已攝服於太祖武力的南科爾沁的一部之長明安（科爾沁左翼後旗之祖）通婚，其後便依靠通婚親善政策，於天命十一年（公元一六二六年）五月，將科爾沁全部收為藩屬，並對察哈爾及喀爾喀五部，締結了攻守同盟。

至於喀爾喀五部的歸附問題，從天命四年起到八年止，共費了五年的歲月。

但是它們的投降也似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天命十一年太祖在寧遠一經敗退，它們便又開始動搖起來。

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即位，其年十月即率大軍於鄭家屯附近，給喀爾喀五部之中始終頑抗的札魯特部以沉重打擊，天聰元年五月，結果終使喀爾喀五部完全歸降。

喀爾喀部收復之後，在內蒙古方面的殘餘僅有察哈爾部的林丹汗了。他最

初盤踞於今之綏東（小庫倫）地方，東部內蒙古固不必論，在名義上他是廣泛地君臨着內外蒙全部地區，可是和清朝熾盛的威勢成反比，他的勢力却日益失墜，不久便由嶺東逃往嶺南，因此，天聰二年九月，太宗便已完成了收復興安嶺以東，亦即東部內蒙古地區的工作。

現在我們仔細地檢視一下當初太祖、太宗經略蒙古的目的，當其學全力企圖自遼東東西一掃明朝勢力之時，深恐蒙古諸部衝其側背，故亟圖斷絕後患，但其後屢敗於寧遠，深知山海關不易攻取，至此似乃一變其對蒙政策，而專傾注全力於征服嶺東的蒙古了。

在比較一個短暫的時間內，便把嶺東地區攻略下來的太宗，乘勢再度親率大軍，險與興安嶺遠征林丹汗，終於把他迫至窮途病死，因此自宣化、張家口起直抵歸化城邊外一帶，都被他收歸已有，故迄今尚持首鼠兩端的鄂爾多斯部，和屬於外蒙喀爾喀部轄下的烏珠穆沁、蘇尼特、浩濟特、阿巴噶等諸部，也都相繼遣使來降。

至此，在太宗一代之內，內蒙古諸部通統成了清朝的屬下，因此太宗，於天聰八年十一月，開始劃分諸部旗地，使蒙古族各在其牧地之內游牧，並規定了嚴重的處罰辦法，以取締越境放牧之人，這種牧地的細分劃定，在以後亦將有所敘述，它對於游牧民的蒙古人的活動，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軍事上，都構成顯著的掣肘，所以後來的全體民族活動，幾乎都陷於近乎不可能的狀態。這件事至少同時也意味着清朝對內蒙諸部支配權的確立。

可是要想把外蒙古分離開，而單獨確保內蒙古，也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若是不將外蒙征服，則內蒙古諸部的動搖，是終不可免。

因此太宗乃更進而向青海蒙部和外蒙喀爾喀部，使用懷柔手段，而外蒙古諸部的歸服，還要經過順治和康熙兩個時代，方告完成。

二、清朝和外蒙古的關係

在順治帝的時代，滿清朝廷為了達成奠都北平和統治中國本土這兩件大事，清朝正處於竭盡全力維持中國新秩序的時候。所以自然在經營蒙古方面，與其說是出自積極活動，勿寧說是採取穩便而不惹事的態度。

順治三年五月，蘇尼特部長騰機思、騰機特背叛，率所部逃往外蒙喀爾喀部，請其庇護，這雖然造成了迫使喀爾喀部歸順的一個好機會，但是清廷也僅止於發動了內蒙諸部的兵員，加以追討，當時似乎就採取了這種方針。

因此這種消極態度，外蒙方面立即有了反映。譬如順治帝對喀爾喀部的噶哈撒馬諦塞臣汗的諭示言詞，雖甚穩健，可是該部札薩克圖汗的答書，却極盡傲岸非禮之能事，（參照世祖皇帝實錄卷三一、順治四年四月及清三朝實錄採要世祖卷二）即其一例。

不過，順治帝的對蒙政策，也是有所依據的。他是遵循太宗的遺策。

原來太宗是想要利用達賴喇嘛為中間人，以為懷柔外蒙的一策，但不幸他中道殒落，未得成功。

順治九年，世祖特以厚禮自西藏勸請達賴喇嘛入京，無非即專為追隨太宗的遺志。(註1)

這些宣撫工作，自順治末期，逐漸開始有了收穫，順治十二年十月，一向保持反清態度的喀爾喀諸部之中勢力最大的土謝圖汗、車臣汗、墨爾根諾顏等，表示恭順，不久在外蒙地位最高，且在政教兩界具有絕大勢力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也相繼遣使入貢。

清朝和喀爾喀的關係，進入康熙之後，仍舊繼續不斷，喀爾喀的各部酋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也頻年進貢不絕。這種情況實際上並不一定出自恭順的本心，在任何時代都是一樣，北方民族之向中原國家的進貢來獻，都可視為由於經濟的必然性上對他們有利的交易所使然。

可是當康熙帝羈縻外蒙諸部之時，他已經揚棄了太宗和順治所採用利用喇嘛的政策，而且他既以積極的態度，企圖直接對他們行使支配權，所以這種中間的媒介體，他是排斥的。(註2)

然而也正因為他排斥了這種中間媒介，反到給了康熙帝一個可以收服喀爾喀部的絕好機會。

康熙二十七年，西北蒙古厄魯特部酋長噶爾丹，乘喀爾喀部的左右翼土謝圖汗和札薩克圖汗不合，入侵喀爾喀，喀爾喀部衆大半(一部分逃往俄領及北部森林地帶)由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領，大舉向內蒙進逼，請清朝為之庇護。

康熙帝立刻命令撫輯這些流亡的蒙古人，且發喜峯口、古北口、殺虎口、張家口、獨石口的倉儲，頒給米粟、並賜茶、布、銀、牲畜，以資賑恤，復於三十年親幸多倫諾爾，召集喀爾喀部的汗、濟農、諸顏以下各部長，引見賜宴，各改授以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臺吉等封爵，使他們和內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同一待遇，部民均編入旗下，並分別安插於內蒙界內各處。

康熙皇帝一方面又想用和平手段，使噶爾丹退出外蒙，但噶爾丹不肯照辦，康熙乃於廿九年六月再度統率大軍親征，在烏爾布通(赤峯附近)把他打得大敗，但賊勢仍存，雖自外蒙古撤退，可是在二十九年七月，却又以猖獗之勢侵入烏珠穆沁，於是康熙乃又決意實行再度親征，三十五年土拉河上流昭莫多地方，予以殲滅打擊，把噶爾丹的勢力完全驅出外蒙，三十六年使喀爾喀諸部重新歸牧漠北舊地，自此之後，外蒙即歸清朝所有，而喀爾喀部也完全服屬於清朝。

貳、清朝統治下的蒙古行政區劃

當清朝統治蒙族時，它為了對蒙古保持主權而採取的政策，其中最容易表

示出來的就是行政區的劃分和政治組織，而所謂行政區的劃分方法，簡單地說就是地域的分割法，也就是「分割而統治」的方策。

所謂地域的分割法，換言之，就是清朝當時(明末清初)特別着眼於一個與其說是蒙古族的部(或稱萬戶)下的複合組織，無寧說是在部內正在分裂派生中的旗——清朝專稱旗，嚴格地講，旗乃是指在旗中由人丁所編成之軍隊而言，並把它當做行政區劃的核心。

原來，元朝一經崩壞，蒙古族之大半，均逃避於漠北，因它和外界的文化國家均斷絕了交通貿易關係，所以不能不重新返回以前的游牧生活，這件事實在給蒙古人的部族和社會組織帶來一個大的變革。

關於這個社會的變遷過程，因缺乏資料，無法得知其詳，總之，結果幾乎大多數的蒙古人，不是喪失了舊來的氏族制度，就是喪失了由成吉思汗所創設的千戶制度，而竟將所謂旗的地域集團，當做了他們的社會構成基礎，總之，所謂旗者，就是為了結合蒙古人所領有可以游牧的一定地區之游牧部落的一定羣——因此可以說，它並不是由同一血族羣而成，乃是在一定的地區之上從事游牧的地區結合體，而其中也加入了屬於蒙古的各種民族和部族。——這就是當時在社會和經濟兩方面形成蒙古的基本單位，而這一本單位的旗，也就是把十五世紀以後的蒙古(明代蒙古)族，從它原來大分的部，更加細分的部分單位，反過來說，在地理上，把這些若干的旗更加複合起來，才構成部的。在旗的構成上，地域的隸屬最關重要，這件事從旗(蒙語讀做 obo 歐透姑)這一字的蒙古語，是發源自粟特語具有國土、地域意義的 obo 一語而來，便可了然了。(註18)

當清朝從行政上劃分蒙古族的時候，乃是利用蒙古自然發生的社會構成，等到天聰八年內蒙古諸部平定成功，太宗即劃定嶺東蒙古(東部內蒙古)的敖漢部、奈曼部、巴林部、札魯特部、翁牛特、四子部落、塔爾巴哈台、土默特部等的牧地，(註3)翌年天聰九年之後，各部酋長及與他們有血緣關係的有力人士，也都各依其部衆的大小，對滿清朝廷的服屬關係和從軍的勤勞等，相繼被任為札薩克，分封於當該各旗，使之世襲，自此以後，從來的部便更分割為一些封建自治體的旗，清廷於確認它為蒙古地方政治組織單位的同時，更收對各領主(旗長即札薩克)任免恩賞之大權於自己掌握之中，至此內蒙古在名實兩方面，已完全隸屬於清朝了。

至於對外蒙喀爾喀各部旗札薩克之分封，如前所述，乃是在此後五六十年康熙三十年的事情。(註4)

這樣以來，因為旗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社會上，都成了基本單位，所以從來所謂部這一個組織，便幾乎變成沒有力量的東西，唯有除了札薩克還因為同一祖先的關係，可以結成一個集團一點之外，大致上成了有名無實的存在，尤其是當部與旗為同一樣的機構時，例如：札賚特部、敖漢部、奈曼部等諸部的情

形，名義上雖叫部，實際上是賦給它和旗一樣機能的。

部既化為無力，因此統制替代它的旗，就有其必要了。

於是，清朝就在旗上重新組成了一個叫做盟的較為高次的政治組織體。

這在內蒙古諸部就是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烏爾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六盟，在外蒙古喀爾喀部則為汗阿林盟、齊齊爾里克盟、克魯倫巴爾和屯盟、札克畢拉色欽畢都爾諾爾盟等四盟。

因此可以說盟和旗不同，它並不是蒙古固有的東西，而是清朝爲了對蒙古族建立一個更為強有力的主權，而設立的獨特行政機構。

因爲這個緣故，從來部長的權力，就爲盟長所取代，而這個盟的設定，在內外蒙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這將在下面政治組織一項目裏，加以敘述。

在外蒙喀爾喀部，歷來的部和盟，無論是人或地域，大致都是一樣的，但在內蒙却把二十四部分成了六盟五十九旗，部和盟、旗之間，幾乎看不出還有什麼有機的關聯。換言之，在制度上把部從旗遊離出去，它的位置已由盟來代替，這種清朝統治蒙古的重點，主要是放在內蒙古方面的，外蒙古在這種情形下，無寧說它已成了內蒙古外延的防禦地區了。

這也許是由於外蒙古和清朝的政治關係使然吧。另外一個原因，或者由於外蒙古的游牧種族制，本來就比內蒙古諸部較為保持純粹性，部與部民之間仍保持着堅強團結的緣故。

清朝既這樣劃定了蒙古各旗的牧地，並廓清了旗界，故同時禁止越界游牧，如有侵犯，不論王公庶民，均將處以嚴罰。（參看註四後段）

由於設定這種旗界而致蒙古牧地的分割，就把蒙古人束縛在一定的區域之內，因爲它能約束各方面的活動，所以對蒙古人來說，就不可能再像往昔成吉思汗或明代有名的達陽汗那樣，建設一個蒙古大帝國了。而反之，清朝對蒙古的主權，却正因爲這樣而根深蒂固地建設起來了。

旗的下面再以一百五十家爲一單位，設若干佐領（蒙語謂之蘇木），與旗之爲封建的地域體不同，它是以人爲基礎，從它的編成方面說，編成旗軍較之地方的區劃，更具有密切關係，所以有關它的說明，移到兵制項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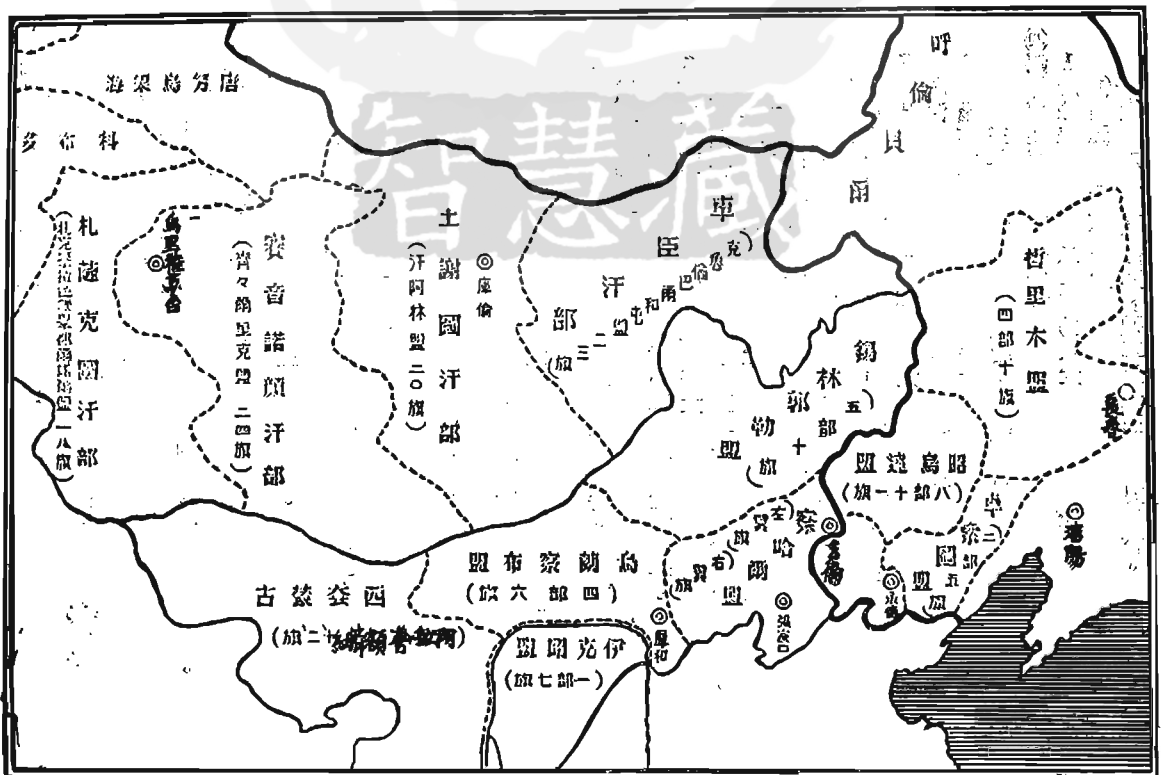
爲了參考起見，我把已經整備好了的內外蒙的行政區劃——依照盟旗而劃分的新政區劃，大體上自康熙年代起，經過雍正乾隆時代，而達到了整備完成的階段——和各旗的簡單沿革，加以列示。

此表的製作，係根據大清會典、蒙古游牧記、皇朝蕃部要略等書，適宜斟酌而成。

一、內蒙古諸部的行政區劃（六盟二四部四九旗）

(一) 哲里木盟（四部一〇旗）

1 科爾沁部 六旗一三六蘇木



(1) 右翼中旗 (二蘇木)

太宗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和碩圖什業圖爲親王，世襲罔替 (即當承襲封爵時，不降級之意)。

(2) 左翼中旗 (四六蘇木)

崇德九年，封札薩克多羅巴圖魯爲郡王，世襲罔替。其後，札薩克和碩達爾漢於順治十六年，晉爲親王。

(3) 右翼前旗 (一六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多羅札薩克圖爲郡王，世襲罔替。

(4) 左翼前旗 (三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多羅賓圖爲郡王，世襲罔替。

(5) 左翼後旗 (三蘇木)

順治七年，封給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其後咸豐四年，札薩克和碩博多勒噶臺晉爲親王。

(6) 右翼後旗 (一六蘇木)

崇德元年，封爲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

2 札賚特部 一旗、一六蘇木

天命九年來歸，順治五年追封固山貝子，雍正十年晉多羅貝勒，乾隆四十九年世襲罔替，咸豐十一年晉爲郡王。

3 杜爾伯特部 一旗、二五蘇木

崇德元年爲輔國公，順治五年晉爲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4 郭爾羅斯部 二旗、五七蘇木

(1) 前旗 (二三蘇木)

順治五年，封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

(2) 後旗 (三四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輔國公，世襲罔替。

(二) 卓索圖盟 (二部五旗)

1 喀喇沁部 三旗一四三蘇木

(1) 右翼旗 (四四蘇木)

崇德元年封固山貝子，順治七年晉爲多羅梭貝勒，世襲罔替。康熙七年晉爲多羅杜梭郡王。

(2) 中旗 (三八蘇木)

康熙四十四年自右翼分出，授札薩克一等塔布囊，乾隆四十九年世襲罔替。

(3) 左翼旗 (四〇蘇木)

天聰九年，派右翼札薩克蘇布地的從叔色梭，掌左翼，順治五年世襲罔替。

2 土默特部 二旗一七七蘇木

(1) 左翼旗 (八〇蘇木)

天聰九年爲札薩克，崇德元年封爲達爾汗鎮國公，世襲罔替，康熙元年晉爲多羅達爾汗貝勒。

(2) 右翼旗 (九七蘇木)

天聰九年授札薩克，康熙二年爲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三) 昭烏達盟 (八部十一旗)

1 敖漢部 一旗五五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

2 奈曼部 一旗五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多羅達爾汗郡王，世襲罔替。

3 巴林部 二旗四二蘇木

(1) 右翼旗 (二六蘇木)

順治五年，授札薩克輔國公，七年晉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

(2) 左翼旗 (一六蘇木)

順治五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4 札賚特部 二旗三二蘇木

(1) 左翼旗 (一六蘇木)

順治五年授札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

(2) 右翼旗 (一六蘇木)

順治五年授札薩克多羅達爾汗貝勒，世襲罔替。

5 阿魯科爾沁部 一旗五〇蘇木

順治元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五年晉多羅貝勒，世襲罔替。

6 翁牛特部 二旗五八蘇木

(1) 左翼旗 (二〇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克多羅杜梭郡王，世襲罔替。

(2) 右翼旗 (三八蘇木)

崇德元年封札薩多羅爾汗岱青貝勒，世襲罔替。

7 克什克騰部 一旗一〇蘇木

順治九年封札薩克一等塔吉，世襲罔替。

8 喀爾喀左翼部 一旗一蘇木

康熙三年授札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

(四) 錫林郭勒盟 (五部一〇旗)

1 烏珠穆沁部 二旗三〇蘇木

(1) 右翼旗 (二一蘇木)

崇德六年封札薩克和碩車臣親王，世襲罔替。

(2) 左翼旗 (九蘇木)

順治三年封札薩克多羅額爾德尼貝勒，世襲罔替。

2 浩濟特部 二旗二蘇木

(1) 右翼哩 (六蘇木)

順治十年授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

(2) 左翼旗 (六蘇木)

崇德六年授札薩克多羅墨爾根郡王，世襲罔替，順治六年晉多羅郡王。

3 蘇尼特部 二旗三三蘇木

(1) 右翼旗 (一三蘇木)

崇德七年封札薩克多羅杜棱郡王，世襲罔替。

(2) 左翼旗 (二〇蘇木)

崇德六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

4 阿巴噶部 二旗二蘇木

(1) 左翼旗 (一一蘇木)

崇德四年自喀爾喀來歸，六年授札薩克，順治八年為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

(2) 右翼旗 (一一蘇木)

崇德六年封札薩克多羅卓哩克圖郡王，順治八年為世襲罔替。

5 阿巴哈納爾部 二旗一六蘇木

(1) 右翼旗 (八蘇木)

康熙六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為世襲罔替。

(2) 左翼旗 (八蘇木)

康熙四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為世襲罔替。

(五) 烏爾察布盟 (四部六旗)

1 四子部落 一旗二〇蘇木

崇德元年為札薩克，順治六年封多羅達爾漢卓哩克圖郡王，為世襲罔替

2 茂明安部 一旗四蘇木

天聰七年來歸，康熙三年封薩克札一等臺吉，乾隆四十九年為世襲罔替

3 烏喇特部 三旗 (中旗、前旗、後旗) 三四蘇木

(1) 中旗 (一六蘇木)

順治五年封為札薩克輔國公，世襲罔替。

(2) 前旗 (一二蘇木)

順治五年封為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

順治五年封為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

(3) 後旗 (六蘇木)

天聰七年來歸，封為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

4 喀爾喀右翼部 一旗四蘇木

順治十年封札薩克和碩達爾汗親王，為世襲罔替。康熙四十七年降為多羅貝勒。

(六) 伊克昭盟 (一部七旗)

1 鄂爾多斯部 七旗二七四蘇木

(1) 左翼中旗 (一七蘇木)

順治六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為世襲罔替。

(2) 右翼中旗 (八四蘇木)

順治七年封為札薩克多羅貝勒，為世襲罔替。

(3) 右翼後旗 (三六蘇木)

順治六年封札薩克鎮國公，世襲罔替。康熙三十七年晉固山貝子。

(4) 左翼後旗 (四〇蘇木)

順治七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5) 右翼前旗 (四二蘇木)

順治六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康熙十六年晉多羅貝勒。

(6) 左翼前旗 (四二蘇木)

順治六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

(7) 右翼前旗 (一三蘇木)

乾隆二十一年封札薩克輔國公，二十五年以罪削札薩克，為閒散輔國公，四十九年為世襲罔替。

以上的(一)(二)(三)(四)等四盟稱為東四盟，(五)(六)等二盟稱為西二盟。

二、外蒙古喀爾喀部的行政區劃 (四盟六部八六旗)

(一) 汗阿林盟 (喀爾喀後路，一部二〇旗)

土謝圖汗部 (二〇旗五八蘇木)。康熙三十一年改喀爾喀左右翼為三路，土謝圖汗 (圖什業圖汗) 部初稱北路，繼改為中路，其後更稱為後路。

1 土謝圖汗旗 (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土謝圖汗，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2 右翼左旗 (七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為札薩克一等臺吉，三十五年晉輔國公，雍正元年晉多羅貝勒，乾隆三年累進為多羅郡王，二十一年授和碩親王，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3 中右旗 (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雍正元年為多羅郡王，同八年晉為和碩

親王，旋復降爲札薩克多羅郡王，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4 左翼中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5 中旗（四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爲札薩克多羅郡王，三十九年晉和碩親王兼土謝圖汗，四十一年削土謝圖汗，降郡王原爵。其後更因乾隆二十年獲罪，降札薩克固山貝子，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6 左翼後旗（四蘇木）

康熙三十二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十年爲輔國公，二十一年晉固山貝子，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同五十七年降爲鎮國公。

7 右翼右末旗（一蘇木）

雍正九年封爲札薩克一等臺吉，十年晉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8 左翼左中末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年封札薩克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9 中右末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八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二十四年晉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0 左翼前旗（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三年晉輔國公，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11 右翼右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二十年晉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2 中左旗（一蘇木）

乾隆十八年爲輔國公，三十三年授札薩克。五十三年爲札薩克一等臺吉。

13 右翼左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輔國公，三十八年爲固山貝子，四十五年降爲札薩克鎮國公，其後屢有晉降之事，乾隆二十一年降爲札薩克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4 右翼右末次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五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5 左翼中左旗（一蘇木）

雍正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6 中次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八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7 中左翼末旗（四蘇木）

康熙三十三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8 左翼右中末旗（五蘇木）

康熙三十六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9 右翼左後旗（一蘇木）

雍正八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0 左翼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九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二) 齊齊爾里克盟（喀爾喀中路，二部二四旗）

賽音諾顏部（二旗三七蘇木半，外有額魯特部二旗二蘇木）。最初，格

呼森札（喀爾喀部之祖）五世孫善巴，於康熙二十七年舉族來歸，康熙帝

以其所部編爲佐領（蘇木），使隸屬於土謝圖汗部，其後於乾隆三十一年

，令善巴之曾孫諾爾札布稱賽音諾顏汗，而獨立成爲賽音諾顏部。

1 賽音諾顏旗（四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三十五年晉和碩親王，乾隆三十一年許

稱賽音諾顏號，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 中左末旗（四蘇木）

康熙三十一年敘三等輕車都尉，六十年授札薩克。雍正元年晉多羅郡王

，九年晉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3 中右旗（一蘇木）

雍正十年爲輔國公，乾隆十六年授札薩克，二十年晉多羅貝勒，二十一

年晉多羅郡王，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4 右翼右後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鎮國公，乾隆三年爲固山貝子，二十一年自多羅貝

勒更晉爲多羅郡王，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5 中左旗（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四十七年降札薩克多羅貝勒，乾隆四十

六年爲世襲罔替。

6 中前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鎮國公，四十二年一度會降爲札薩克一等臺吉，其

後又逐漸提升，乾隆二十一年爲札薩克多羅貝勒，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7 中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一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雍正十年晉輔國公，乾隆二年晉鎮國

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8 中後旗（二蘇木）

康熙五十一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元年晉爲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9 右翼前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三十五年晉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0 左翼左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一年封札薩克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1 右翼末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雍正十年晉爲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2 右翼中左旗（四蘇木）

康熙四十六年自一等臺吉封爲輔國公，乾隆十四年一度降爲札薩克一等臺吉，二十四年再度晉爲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3 左翼中旗（二蘇木）

乾隆十九年爲一等臺吉，二十四年授札薩克。

14 右翼後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一年授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5 左翼右旗（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6 右翼中末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一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7 左翼左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五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8 右翼左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六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9 中後末旗（一蘇木）

康熙四十八年授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0 右翼中右旗（無蘇木）

康熙三十五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1 中右翼末旗（無蘇木）

康熙三十五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2 右末旗（一蘇木）

乾隆三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額魯特部（二旗二蘇木）

1 賽音諾顏額魯特旗（一蘇木）
康熙四十四年封札薩克輔國公，雍正元年爲固山貝子，八年晉固山貝勒，乾隆二年降爲札薩克固山貝子，二十六年隸屬於賽音諾顏部，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勒，乾隆二年降爲札薩克固山貝子，二十六年隸屬於賽音諾顏部，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 額魯特前旗（一蘇木）

康熙四十一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乾隆十三年降爲札薩克固山貝子，二十六年隸屬於賽音諾顏部，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三) 克魯倫巴爾和屯盟（喀爾喀東路、一部二三旗）

車臣汗部（二三旗四八蘇木半），外蒙喀爾喀部之祖、格埒森札七世之孫、烏默客、康熙二十七年率所部十餘萬戶來歸，稱車臣汗部。初置十一旗，後增十二旗，凡二十三旗。

1 車臣汗旗（格根車臣汗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格根車臣汗。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2 左翼中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乾隆二十年晉和碩親王，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3 中右旗（四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三十五年晉多羅郡王，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4 右翼中旗（八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雍正元年晉多羅郡王，八年一度封爵被削，九年再復札薩克多羅貝勒，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5 中左旗（二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五十年晉多羅貝勒，乾隆二十年改授固山貝子，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6 中末旗（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授札薩克固山貝子，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7 左翼前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四年封札薩克鎮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8 中後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四十二年爲鎮國公，五十三年更降爲輔國公，乾隆二十年曾一度被削爵，二十一年復爵，二十五年晉鎮國公，三十六年復降爲札薩克輔國公，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9 右翼中右旗（一蘇木半）

康熙五十年爲一等臺吉，五十一年授札薩克，雍正二年晉爲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10 左翼後末旗（一蘇木半）

康熙五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爲世襲罔替。

- 11 中前旗(五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乾隆二十五年降為札薩克一等臺吉，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2 右翼中前旗(一蘇木)
乾隆十九年為一等臺吉，二十年授札薩克，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3 中左前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八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4 左翼左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五年為一等臺吉，四十年授札薩克，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5 中末次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四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6 中右後旗(半蘇木)
康熙三十六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7 右翼前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8 右翼中左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二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19 左翼右旗(一蘇木)
康熙四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20 左翼後旗(二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21 右翼後旗(三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22 中末右旗(一蘇木)
雍正十三年為一等臺吉，乾隆十四年授札薩克，四十六年成世襲罔替。
- 23 右翼左旗(半蘇木)
康熙四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成世襲罔替。
- 四 札克畢拉色欽畢都爾諾爾盟(喀爾喀西路、三部一旗)
札薩克圖汗部(一八旗、二三蘇木半、外有輝特部一旗、一蘇木，計一九旗二四蘇木半)
外蒙喀爾喀部之祖，格呼森札之玄孫，素巴第始號札薩克圖汗，又他的曾孫策旺札布，於康熙三十年封為和碩親王，稱札薩克圖汗部。
1 札薩克圖汗旗(三蘇木、另兼管右翼左旗)
康熙三十年封和碩親王，四十二年晉札薩克圖汗，雍正十年右翼左旗的札薩克多羅郡王襲札薩克圖汗。
2 中左翼左旗(一蘇木)

- 康熙三十三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乾隆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3 左翼右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雍正十二年降為札薩克鎮國公，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4 左翼中旗(一蘇木)
雍正六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三十一年晉鎮國公，四十六年為世襲罔替。
- 5 左翼後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三十六年晉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6 中右翼末旗(一蘇木)
康熙五十二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雍正二年晉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7 右翼右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四十二年為鎮國公，乾隆三十一年又降為札薩克輔國公，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8 右翼右末旗(二蘇木)
雍正二年封札薩克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9 左翼前旗(二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五十年晉輔國公，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0 中左翼右旗(一蘇木)
乾隆二十一年封札薩克輔國公，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1 右翼後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2 中右翼末次旗(一蘇木)
康熙四十八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3 左翼左旗(一蘇木)
乾隆二十一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4 左翼後末旗(一蘇木)
雍正四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5 右翼後末旗(一蘇木)
康熙三十六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6 右翼前旗(一蘇木半)
康熙三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乾隆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 17 中左翼末旗(一蘇木)

乾隆二十二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18 中右翼左旗（一蘇木）

乾隆二十年封札薩克一等臺吉，四十六年世襲罔替。
輝特部（一旗一蘇木）

輝特旗
乾隆二十年爲一等臺吉，三十年授札薩克，入札薩克圖汗部隸屬之下
四十六年世襲罔替。（未完）

六十餘年前英人所見的鮮卑利亞（下）

普萊斯 著
蔡懋堂 重譯

八、俄羅斯人和韃靼人的交際

於是亞歷幾雪夫和韃靼彼此用土耳其方言喋喋不休地談起來了，在談話之間，老韃靼人悠然地抽着長烟管，偶而插上幾句短評。所談的話題是馬匹、家畜、鮮卑利亞的羊毛價格、當年秋期市場的豫測、當地的麥子之收穫推測以及氣候、天氣等等的談話。我想參加他們的談話，可是在此地，如果要和韃靼人交際而以俄語做交談的媒介，那是毫無用處的。我覺得處於很悲傷而又矛盾的立場，因爲如果我不能和他們交談，就無法進入這些人的生活。不過當我們在這個帳幕之內的時間，亞歷幾雪夫向我表示我們和韃靼人相處起居並無任何困難。這是俄羅斯人可以從亞洲人贏得任何都無法得到的尊敬的緣故。俄羅斯人在他們的遠邊用他們的語言交談，夜晚就睡在他們的帳幕內，以茶葉交換他們的羊毛。實際上，我明白了亞歷幾雪夫依穩和的態度與溫順的心意跟這些土民親交的過程。這種交朋友的方法跟英國軍人或英國移民在其亞洲殖民地土民服從的態度真是天壤之別。亞歷幾雪夫雖是俄人，在社交上却容易適應韃靼人。我問他：「你是否每年在這些韃靼人之間呆了很久？常常如此嗎？」他回答說：「普通是夏季期間三個月，我呆在他的帳幕內跟他們一起生活。也收集羊毛和皮貨。在這三個月內從來不見過一個我以外的俄羅斯人。」又問他：「你喜歡回到俄羅斯的同胞之中去不？」他又回答說：「那是當然，怎能不高興回去。這些韃靼人是愉快而又愛好和平的人民，可是他們跟在俄羅斯的我的同胞是不一樣的。那就是他們不屬於我們的典型之「伏羅斯特」Voïst（註：是俄國沙皇時代的小行政區）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此地不能得到麵包、甘藍、菜湯、伏特加酒等等的東西，而且此地的生活粗野，令人厭倦。」由於這個緣故，阿爾泰山國境草原地上的斯拉夫人並不反對韃靼人，可是在自己的村莊裏能夠更自由，而且對他們日常生活上的日用必需品感覺到比在韃靼人帳幕中的日常生活用品更爲滿足，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不過他們和大英帝國的移民不同，鮮卑利亞的俄國殖民（主要的是羊毛商人）所選擇的理由是基於經濟上

的而不是社會上的。因爲他們當然可以在俄羅斯的同胞村莊中過更舒適的生活——可以得到麵包、菜湯、伏特加酒等等，而在草原地方，只好忍耐着乳酪，從「克美士」蒸溜的酒之類的生活。又因爲和韃靼人交易所得的物質上之利益，他們在社會上並不反對和土民交際，一起生活。也就因爲在社會上的地位觀念毫不使他們有所煩惱，所以甚至於如果他們不能娶得適當的俄羅斯姑娘，他們也會和韃靼人結婚的。鮮卑利亞羊毛商人和鮮卑利亞的俄國農人一樣，有寬容之心，愛好和平，有天真的孩子氣，而且他們的生活觀多少偏重於物質上的。是夜，我們用鐵叉在火上烤羊肉，用五指當刀叉吃晚餐。不久，我們也就和其他的韃靼人一樣，用氈製毛毯裹身跟他們一起躺在地板上過了夜。

九、到達俄國羊毛商人的家裡

筆者們在韃靼人帳幕上過了二三天生活之後，向他們告別，上馬往低地的另一國境商業地區去，而離開了高原。如是到了鮮卑利亞俄國羊毛商人的家裏，受到他們的款待。他家不大，是用落葉松樹的圓木建造的，也有上了漆的木板牆壁。他住在蒙古國境草原上人烟稀疏的地方，一年到頭和他的妻子共度生活。其家附近有一棟小倉庫，是用來儲藏羊毛、獸皮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產物。他有一塊小小的所有地，用木柵圍繞着，在這個柵內有鮮卑利亞產的家畜和蒙古馬走來走去。這樣的狀態正如筆者在國境北方的鮮卑利亞鄉村所看到的情形，一點不差。但是他的生活狀態比起鮮卑利亞村莊來，自由得多了。他們能夠騎着馬，隨心所欲的在廣闊的草原上或荒涼的小丘陵到處奔馳。因爲此地正如鮮卑利亞人所說的沒有鬱鬱的森林之「綺麗」地方。以這個俄國鮮卑利亞羊毛商人做中心，集來了許多土著的韃靼人。他們帶來了牛、馬、羊、兔等產物。在此地沒有任何干擾他的牧畜上或耕地之權利的自治團體，也沒有一個稅吏會來到如此荒涼的地方向他抽稅。不過一年之中，他得帶着他的商民回到鮮卑利亞去，再運些其他產品歸來，如是往返數次。我進入他的家看到其住室正是典型的俄羅斯式的陳設。因此我再想起鮮卑利亞村莊，發現他的房屋及房內似

乎跟其環境不調和的樣子。不過這種俄式室內陳設，使我忽然的感到舒暢，而快活的心情油然而湧上胸懷來，令我有回到家鄉般的感受。被原始的遊牧民（他們所持有的社會上的觀念是我所不能瞭解的）圍繞着，我發現了鮮卑利亞的俄國人就是我的同胞。是夜，我們在這個羊毛商人的家相會，共度愉快且多少具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氣氛的晚上，彼此談得很融洽。在這種情形之下，常是痛飲一番，盡情歡笑的，也因為來集的人都是此地周圍的各種不同民族和國籍的人，而更加添了興趣。除了東家羊毛商人家族和其他俄羅斯商人以外，還有生長在鮮卑利亞的阿巴幹斯克韃靼人從僕兩個、要到蒙古去的途中潛在此地的「卡山」韃靼人（The Kasan Tartar）的兩個羊毛商人。加之，有一個旁晚時候來的中國人，可是一進入遊宴，他當然就退席了。桌上放有一「薩摩瓦爾」（Samovar，註：俄國煮茶之銅壺）、菜湯、熱的牛肉和麵包，我們以物質方面的話題為主，無所不談，例如國境邊界各地的食物價格、堪察克產的羊毛之品質如何以及關於這個國境北方之「米奴斯克」（Minusinsk）一帶的小麥收穫之推測等等。這些談話都是基於實際社會的觀念，不過凡是人要想考某些事的時候，當然依人而異，却也首先追求能夠滿足個人的安慰和娛樂的事以及直接能有肉體上之快愉的事情，尤其是在這種荒涼僻地，就更無非識之可言了。

一〇、逐漸要俄化的韃靼人

喝了伏特加酒之後，輪流開始唱俄羅斯戀愛歌或鮮卑利亞驛站沿途的小調兒等等，與會的眾人都覺得很是歡樂。不久之後，大家都似乎變成了愛國者，互為各自元首舉杯祝賀，也為彼此祖國用俄語做即席的祝辭。如是在座的俄羅斯人、英國人、韃靼人都在「巴加斯」酒神（Bacchus）的神殿跪拜叩頭，一同過了那個晚上。我的興趣之中心點可能是那兩個坐在餐桌的韃靼人，因為雖然程度不一，兩個都已逐漸地在俄化，其中一個是中部鮮卑利亞出生的阿巴幹斯克韃靼人，他和鮮卑利亞俄國農民過着隣居的生活。他是一半基督徒、一半信仰土著原有的宗教，而且沒有任何可以把他和俄羅斯人分別出來的宗教感情存在着。因此他們在鮮卑利亞人家中很自在，好像在自己家裏一般。他們的住居已如上述是用粗陋圓木蓋的，原料是仿俄式的，形狀却是仿韃靼的帳篷式的。他們當鮮卑利亞俄國羊毛商人的從僕，為吃麵包而坐在主人家中，因為兩者之中的社會的、人種的、宗教的隔閡實在是在微乎其微。他們已經脫離了在郊外廣闊草原上的帳篷生活之阿爾泰土民的樣子，而俄化了某些程度。可是從僕們雖然常和鮮卑利亞國境人交際，却一點都沒有脫離他們遊牧的韃靼人之習慣。至於和我們同桌的另一部類的代表者卡山韃靼人，只有剃了髮的頭和戴在頭上的帽子以及有點會使人聯想到的土耳其相貌的尖鬚以外，誰都不能把他們和鮮卑利亞俄國人分別出來就是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在習慣、態度上，這

些韃靼人完全是俄式的，再說雖然他們堅信回教，這天晚上却不得不跟我們同進麵包。我把注視從卡山韃靼人轉移到阿巴幹韃靼人上去，再細看鮮卑利亞俄國羊毛商人的身上去的時候，我在眼前看到了前者二種人正在被後者第三人（即斯拉夫人）逐漸吸收、同化的過程。卡山韃靼人幾百年來在歐洲和俄羅斯彼此接觸而吸收了斯拉夫文明，也正如今夕集會所示，兩者現在都以沙皇臣民沿着鮮卑利亞國境來到未開化之此地殖民，同為了營商還在更進一步地往腹地去。在如此場所、如此環境之下，尤其是在強烈的日常生活的共同連帶關係，常使這兩者容易相處。可是俄化的過程明顯地可以看出是自然地又逐漸地進行，並沒有因此而擾亂和平的。不管今日在歐洲俄羅斯所流行的國民思潮之本質是什麼，在此地不見生根的徵象，這是因為俄羅斯人和韃靼人都以野生的性質互相接觸，受到共通的經濟上的連帶之影響，有填補彼此間的社會上之差異的傾向所致的。

一一、訪中國商人家庭

翌日，爲了對中國商人有所觀看，我去訪問他們的家以及他們營商的地方。據聞，這些中國人是近來才遷居到這個蒙古邊境地帶來的。他們營商的地方距鮮卑利亞俄國商業地不遠。這兩者間的距離雖然近，但是俄國人和中國人這兩個競爭者相會的事情却是很少的。像似社會的隔閡把他們分開了，而且致使完全不交際的樣子。一般地說，俄國人比較想和所有的亞洲人以及各種狀態親近、和睦，可是他們和中國人之間，却有一條寬大的鴻溝。這條鴻溝，毫無疑問的是由於兩者之文明標準不同所致的結果。

我要訪問的中國商人是從蒙古的烏里雅蘇臺來的人。其住屋係粗陋、磚蓋、平頂的，窗戶和進出的門戶有格子框，中院用木材圍繞着，在庭院內有木屋五六間散在着。這個中國人把自己的製品存在屋裏深暗的地方，也在那裏烹調食物，每日和土著民交易。當我踏進此屋時，聞到一種莫名的特殊的臭氣瀰漫在空氣之中，而這種氣味似乎是油和乳酪交雜在一起的味。在屋裏有一細而長的內室，有二三中國人閉着眼睛，穿着長袍，好像在做夢似地橫臥在長椅子上面，在其旁邊有一圓桌，上面放着裝有中國煙草的罐子以及一見好像阿片烟槍樣子的東西。其中的一個人坐在小暖爐旁邊忙煮着調海藻、香菇、燕窩之類的山珍海味和一些只有中國人才曉得欣賞之奇怪的食品。室內的一端有幾個棚架子放滿着各種製品——傢俱、廉價的陶器、茶具、茶磚、煙草以及中國式裝飾的道具之類等等物品。棚架前有錢櫃臺，有一中國人兩腳相交着，坐在那裏正跟一個土民在做皮帽的交易。他們的貨物有用中國綢加上刺繡的烟袋、有畫了奇妙的中國人肖像的繪畫，而且店中的那些中國人的面孔更是奇妙無比，也有裝飾花樣極美的磁瓶、畫着令人討厭的巧妙的各種佛像繪畫、在粗紙上將噴火的龍彩色繪得非常美麗的東西等等。屋裏的一切東西正和住着的人一樣，都

是不可思議的，且在此世上不常見慣的東西。可是那些物品的奇怪却不使人嫌惡而是很吸引人觀看的。

上述的那些東西跟我在所有的鮮卑利亞俄國商人之家裏以及俄羅斯沙皇將官家中所看到的粗陋且笨拙的彩色繪畫成爲強烈的對比。至於他們之間，到底那一種民族的文明比較進步的呢？毫無疑問地可以一見就能辨別出來的呀！

一二、中國人在鮮卑利亞社會上的環境

雖是如此，我在這個地方還是不得心安。我和一個中國人經由俄語交談過。他的冷漠而令人討厭的態度在我的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以為我是俄國人，不過我並沒有表白自己的真象。因為我覺得就是我要試圖說明我的真象，在彼此之間却有一條無法填滿的鴻溝之存在。我以前雖然和鮮卑利亞俄國人能夠有同感，現在却無法和中國人有所同感共鳴。他們的生活觀念完全不同的呀。所以我和他兩人之間豈會有同感的呢！我怎能瞭解終日浸身在像此地的人工氣氛濃厚的環境中的人。中國人究竟不是像鮮卑利亞俄國人那樣的是大自然的兒女的呀。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不錯，我對於中國人所表示出來的文明之典型是遠比鮮卑利亞俄國人高等的這個事實，有不愉快的感情。這也是因爲對於只能和俄國人交往的我來說，是一種退化的回想所致的緣故吧。

一三、中國人在經濟上優越於鮮卑利亞人

這些中國人終年居住在這個地方，而在沿着鮮卑利亞和蒙古的荒涼的這個地帶，設置了他們的商業地。他們在這一帶的建設，無論其式樣、裝飾的趣味等等，宛然和在中華帝國本土上的是同樣的。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要每二、三個月一次，爲了出售其物品和得到供給物品，到蒙古內的最近的中國鎮上去。在這一家特殊的家庭內，有三個共同從事商業、分享利益的兄弟。他們沒有攜帶妻子來，因爲依照當時中國法律，不許他們帶眷來此地，所以過了如此流居生活二三年後又要回到中國內部的家庭去過老習慣的以前的生活。這樣地，國境地域的中國商人，要離開妻子過蠶居式的生活，節省衣食，直到致富後才回本國去，否則就是到老死爲止仍然留在此地。他們忠實於業務，大有交易的能力、刻苦耐勞、盡心積財的特性，不管在其本國或是在鮮卑利亞、蒙古國境所表現的都無二致。他們以如此特性和鮮卑利亞俄國商人的勢力競爭，而中國人維持自己的立場實在優於鮮卑利亞的俄國人。他們一天只吃一碗米飯和一些從華中帶來的土產食物而已，可是俄羅斯人雖不是每日三餐至少也有兩頓，非吃所謂「麵餅」(Chirpech) 和咖啡、牛肉等食物不可。中國人的文明標準不管在社會上、經濟上都是和我在往日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那真是明

由的表示着頗有勢力且大有發展的很有文化教育的人種。這樣對於要與此競爭的比較原始的鮮卑利亞俄國人來說，是很困難的。在南部鮮卑利亞和西北蒙古相接的國境草原上的中立地帶，可以看見這兩種文明相會了。

一四、徘徊在鮮卑皮毛商人之間

一離開鮮卑利亞及蒙古在阿爾泰相會的高原草原地，而進入圍繞這些草原且瀾漫在鮮卑利亞和蒙古之間的國境一帶之廣大的低地之森林地方之中心去，又可以見到剛健而獨立不羈的國境人之另一典型。他們也把自己的農民伴兒留在最靠近國境的村落而攜帶眷屬，移住在能夠和森林地之土著芬人交易皮毛貨物之地方來。在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在處女森林地狩獵或在不知名的河流、湖泊從事打魚。

是年(一九一二年)夏天，我訪問了鮮卑利亞和蒙古之國境的堪察克草原(The Kanchik Steppes) 上之鮮卑利亞羊毛商人和居住在葉尼塞河上流森林高地之他們皮貨業者同伴。這一帶的國境——也就是從黑龍江上流到阿爾泰高原地一帶之地方。我徘徊了許久。

一五、典型的皮貨商人之小舍

在上述國境地帶裡有可以產出皮貨的森林中，吾人到處可以看到鮮卑利亞俄國皮貨商人的孤立的小舍。這一帶的這些皮貨商人正如鮮卑利亞的俄國羊毛商人是他們居住地——草原地的開拓者一樣，是此地遠隔僻陋地之俄羅斯通商和斯拉夫文明的開拓者。因此他們的屋舍無論從那一點來說，都是典型的俄式房子，就是位置於狹小多草的平野而被繁茂的松、檜、落葉松等樹林圍繞着的地方，也能看到使人想起好像在國境北方最近的鮮卑利亞村莊所看到的那種式樣的屋頂和窗戶之舒適的圓木小屋。用小柵圍起來的內部多半都有樸素小舍，而幾匹牛馬可以藉此避過那多期苛烈的嚴寒氣候。在其他的小舍中就蓄存各種皮貨——其中也有珍貴價昂的黑貂皮——以及大鹿之角等物，而屋中牆壁上掛着狩獵得來的麋鹿或其他大野獸的皮。又有其他的小舍——往往是建築在住家的對面——是倉庫，存放着要和土著芬人交易的茶、砂糖、麵粉之類的東西。在外面庭院晒着漁網，又有可能是從遙遠的湖中捕獲來的魚，裝在木桶要送到最近的鮮卑利亞市場的吧，已經準備好放上繫留在河岸的木筏了。住家內部是吾人在蒙古的荒原、哥薩克草原、阿富汗邊境等地能常見的典型的俄羅斯房間。

一六、密林中俄國皮貨商人的性格

居住在鮮卑利亞和蒙古交界的這一森林地方之俄國人，具有在國境北方之農夫殖民地所看不到的顯著的獨立不羈的性格。如果再進入更遠的荒蕪地帶，

越深入越能看到俄人自恃的個人主義的傲風。他們並不形成小團體來相倚相助，反而各奔自己的前途，僅靠自己力量謀生而已。加之這些開拓者的性格在各方面具有比那些在北方居住的農民更引人注目的特點。在他們之間，看不到有自治的殖民地農民往往會對要與他們交易的外國人所採取的那種陰謀的傾向。不，旅行者有時候反而會對他們那種率直、坦白的性質吃了一驚。說實在的，筆者所遇見的人真的令我想起典型的諾威及瑞典的農夫或是加拿大之未開墾的住民。當我於一九一〇年夏天在鮮卑利亞葉尼塞州和西蒙古西北部交接地旅行之時看到他們之前，沒想到在俄羅斯人之中有如此典型之種族存在着。在此地他們形成了斯拉夫民族文明最進步的前營。

我探知他們起初是由鮮卑利亞北部的自治村莊出來的農民，而每年秋天為求得皮貨而來訪問土著遊獵民族的。不久他們發現在此地設置自己的營地比較方便，就來到如此荒蕪的國境建立他們的屋舍，有時候他們也會侵入中國國境裏面去。他們携家帶眷共住在此地，持有可以在森林中當交通工具的牛馬，而一年僅有一二次回到以前的老鄉地去補充糧食、出售皮貨。

一九一〇年，我旅行了葉尼塞河上流高原時，有許多研究鮮卑利亞國境地帶的皮貨商人之機會。當我們巡行了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和同伴人常有訪問他們交易地的機會。我們就在他們的圓木屋屋邊搭設我們的臨時住所，跟他們及他們的家族共享他們的粗食，甚至受到邀請我們去和他們睡在同一屋裡的厚誼。因此我在鮮卑利亞俄國商人圓木屋屋內的粗造木床上或在貯蓄糧食、皮貨的前院倉庫中度過的夜晚也不知有多少次。

一七、他們的努力

特別是想起和由貝加爾湖地方來的一個哥薩克人共宿的事情。當時他是在極東的住地度過幾年之後，帶着眷屬返回途中來此地投宿的。他雖是個粗而暴的人却也是親切的。雖然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和學習的機會，可是他的智識却比我所遇見的任何鮮卑利亞俄國農民多得多。雖然他的腳步從未跨出鮮卑利亞和蒙古，但能通曉歐洲地圖、能提出關於英國的聰明的質問，對印度的位置以及情形能有一般的概念。同時他和其他的族人一樣，對黃種人將來會覺醒的事情，抱有懼憂之念。二個月之後我們又在葉尼塞河上流兩河（原文未言明那一條河）會流地所建造的他們的小圓木屋舍見面的時候，我們始確聞一九一〇年英國愛德華七世駕崩之消息。

一八、其他的皮貨商人

又有一次，當我進入葉尼塞河源流之荒蕪地的一小屋時，看到似乎跟以前所看見的鮮卑利亞國境住民有所不同的一家皮貨商及其家族。在桌上有一張用我不懂的語言或是歐洲語文印刷的報紙，室內陳設好像有點不同的樣子，又在餐

桌上有曾經在俄人之間看過的乳酪模樣的食品。我試用俄語交談數語之後，知道我不是在鮮卑利亞人之家而是在由波羅的地方來的烈特人（Letts）家中。我想試他是否能懂其故鄉之母國語之一的德語，就改用德語跟他說話，可是他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僅能保留一些烈特語的智識而已。因此我們只能用俄語交談——雖然都不是彼此的本國語言，却是最好的方法。這樣表示此人和其家族從小時候就離開了他們的故鄉波羅的地方，但為何如此，則不詳其理由。起先他們夾在鮮卑利亞俄國農夫之隊伍，定居在葉尼塞州的國境村莊，由於他具有冒險的性質，後來決心越過國境到森林裡去尋找佳運。可是他每年一次回到鮮卑利亞去打聽外界的消息，或是取得一些常常從波羅的地方來的報紙。我問他沒有回其故國之意，他回答說：「不，我在此地生活得很幸福，能得到想要的任何東西，而且沒有任何妨礙我的事物。但是如果一旦回國，必定遭到最惡劣的境遇。」因此他住在如此遠離開最近的鮮卑利亞村莊有一百英哩的靠蒙古國境的落葉松樹的森林中進來了。在他所住的地方全是自由地開放給他的。他能和土著芬民族之野營地通商，自在地從住家附近的河流捕魚，在森林地方有無限制的使用做牧場來飼養他的牲畜之自由。這樣的生活不比他的「既混雜又被攪亂了的熱鬧」故鄉好嗎？由於他的厚意，我被邀至他的家族共渡了二個夜晚。我享受了麵包和乳酪的美味，使我有回到芬蘭或斯干的那種維亞的感覺。我對其家族所表現的各種稍微帶有烈特種族之國民精神的一些事情，覺得很有興趣。雖是如此，在某些地方，他們因為不斷地和鮮卑利亞俄國人接觸而被俄化了。不過看上去，他們明顯地並不以此為苦。

一九、他們的命運觀

在另一次，我去了在低地的最遠的前哨之一個鮮卑利亞俄國皮貨商人家中。此地居住着比其他任何來到這樣遙遠地方的同胞更為良好的代表人物。他有廣大牧場及商店而住在建築很好的房屋裡。有陳設很好而寬敞的房間，室內掛着沙皇以及其他名人的肖像，而且所有的珍貴的傢俱都是從相隔數百英哩的遙遠地方越山過河運到此地來的。當他誠懇而親切地請我在酒桌上用餐的時候，我知道了他是一個胸懷寬濶又親切的人。不僅如此，他的智識和教養真是驚人，從關於歷史、地理、政治、文學以及其他一般事物之豐富的智識來推斷，他可能是有良好教養的莫斯科紳士吧。無論在理智方面或是物質方面，俄羅斯人最好的典型已經逐漸地進出到這些國境地帶來了，這是事實。據說他在鮮卑利亞和蒙古之間的國境地帶從事通商已有三十年了。問他初來此地迄今所看到的變化如何，回答說：「從前有許多黑貂，所以生意興旺。當初可獲四隻黑貂，如今只能得一隻而已。當時僅有我和另一商人薩維亞諾夫氏從事此業，現在却有其他十五個同胞同業。」再問：「俄羅斯人之遷來居住，給與土著芬人有什麼樣的影響？」答曰：「很少看到土著住民了。他們好像懼怕我們，所以終年蟄

居在森林裡面，而他們的處境非常艱苦。記得是多季天候酷寒的時候，他們因為飢寒交迫，死去了很多。曾經有四十個帳幕的一個部落，在翌年僅剩了一半。他們逐漸地來到此地，為飢餓所迫而把他們在秋季捕獲的獸皮、黑貂交換我們的麵粉、茶、砂、糖等物。如今他們定期來跟我們交易，而可免於飢餓了。我又再問：「閣下無意回到鮮卑利亞的同胞村莊裡去嗎？」他用和藹的眼光凝視着我，徐徐地回答說：「我在此地和土著民相處是神意。對我來說，住居什麼地方都一樣。當初雖然有點倦意，現在已習慣這種荒蕪地的生活了。他們土著民跟我共同發達，又混合在我的性質裡面了。」

我已經屢次聽到鮮卑利亞國境地帶的住民，以緊張的語氣談到他們的命運觀。這種緊張的命運觀也實在屬於他們民族特性；可是除此之外，我還看出在他們性格之中顯示某種已變形的俄羅斯國民性之其他特徵。他們差不多沒有提及過其他住在鮮卑利亞村莊的同胞的事情。他們的心只向着如此遠隔的荒蕪地之自己的生活而已。或許因為他們在這種荒涼的地方沒有得到村莊的自治團體之幫助，也不受任何拘束而可以過着獨立不羈的生活的緣故吧。我認為他們所具有的純真的鮮卑利亞土著民的氣質比樸素的俄羅斯人的氣質較濃。說也奇怪，他們的思想跟居住在國境北方的農民同胞的思想不一致，而且似乎連跟那些住在國境草原地的羊毛商人同胞也都不相同。幽暗的森林以及殆無所知的樹林鬱蒼的深谷中的生活和外界的隔絕，在他們的性格上給與特殊的影響。我認為他們的國民理想以及甚至其國民宗教也都有了某些變更了的事實，是可以識別出來的。

二〇、影響住民宗教信念及生活觀念之原因

這些移民，終年在荒涼的自然環境中過着孤獨的生活（雖然也有例外），又不能回到國境村莊去和同胞一起生活，致使他們的國民意識以及連國民宗教也多半失去其真相，可以說是自然的趨勢吧。對俄羅斯人來講，他們的國民意識就是他們的國民宗教，而他們的國民宗教也就是他們的國民精神。因此如果有一者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而薄弱了，當然另一者也會隨着薄弱，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事。蓋世界各大宗教的教理在其發生的當初也祇不過是在由自然啓示的宇宙性的宗教（原註：也就是人類最古、最自然的宗教）之基礎上，塗了一層薄膜罷了。基督教由博斯普魯斯海（The Bosphorus）註：瑪摩拉海與黑海之間）沿岸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經過俄羅斯傳佈到北亞細亞去。回教由麥加（Mecca）註：回教主讓罕默德誕生地，為沙地阿刺伯的首邑，回教聖地）及伊斯坦堡（Istanbul）註：土耳其歐洲部份之一城市）如閃電般的經由中央亞細亞傳到中國來。在另一方面，黃教的喇嘛僧即由阿爾迦（未詳何地）及拉薩（註：即吾國西藏首府）傳入北亞細亞的蒙古民族和韃靼民族，糾合了許多牽強附會的迷信。可是這三宗教之道德的教義及理想在世界各

地出現在除眼前看不到的自然的代理者之外不知道有崇敬之對象的人類社會。這些被啓示的宗教往往被以僧侶、莫拉（Mollahs）註：回教徒對其高僧或學者之尊稱）、喇嘛等階級為主的人利用為有利於他們的而變成低級的迷信之崇敬對象，這倒是有的事實。不過我還敢說，「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古老自然崇拜，到現在還是構成人之道德的。」在國家權威之下，宗教雖然比較曖昧，可是在大自然環境的影響之下，就有容易復興之傾向。所以鮮卑利亞的土著民，自從在搖籃時代起就和大自然接觸了，因此會以敬畏和虔誠的心情去觀看山河、森林、湖沼的，那也是很自然的。我也曾經在那無止境的陰暗松樹林間裡或是在那單調乏味的無人煙的荒原地帶獨居於巍峩的山峯顛頂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對大自然的景色發生敬畏、恐懼的感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瞭解到人類在那種環境裡，會有與生俱來的對空想出來的以及對大自然的恐懼心理之發生。跟上述的同一精神的現象，在那些置身於同樣自然狀況下的鮮卑利亞基督教徒之間也發生了。鮮卑利亞俄國皮貨商人之間絕於世人的孤獨、寂寞、無援無助必需自食其力的生活，致使在他們的性格中產生了對自己的國民理想以及國民宗教冷漠的傾向。他們失去了愛國的情緒，對希臘正教的信仰也冷淡了。距離他們最近的教會，恐怕也得翻山越嶺，行走一百英里才能有的吧。因此他們可能有許多年沒有上教會去的吧，就是死了，也不會有何宗教儀式的，祇好在居住地的森林中荒草沒膝的地方下土埋葬罷了。幾經寒暑，風吹雨打，終於連荒塚都不知其所在，更無留給子孫的遺物可言。再說，雖然他們生男育女也不得受洗，他們的結婚也僅得及方家長同意就舉行而已，沒有宗教儀式的祝福。像這樣的生活，不僅會使他們自己原有的宗教產生冷淡的感情，還會使他們生出陷入當地特有迷信之傾向。住在如此僻地的鮮卑利亞俄國人，用他們以前聽過而還能記得的基督教聖者的名字來稱呼他們熟習了的地方。比方說，兩河流相會之地叫做「聖彼得」，把知道地下有埋藏金鑽的豁谷叫做「聖喬治·保比多諾斯賓厄夫」（St. George Povednostsej 是勝利者之意），又將能飼養家畜的廣大草原叫做「保古達諾夫」（Bogdanoff。神已赦免的地方之意）等等。像這樣的，他們已經把所接觸到的大自然和自己記憶中的宗教交織在他們的生活之中去了。正如俄國記者迪安·香斯基（Tien Shiansky）所說的，「從鮮卑利亞俄國人眼光來看，他們死去的友人之靈魂充滿在森林、山嶺、河流、湖沼等地之空地。」

說實在的，鮮卑利亞國境地帶的居民，確實是大自然的兒女呀！做為開拓者而馴服了大自然的這些人，却被大自然溶合了。（全章完。民國六十一年國慶日夜晚）

戈壁之花

史耀先譯

晨雪越下越大，原野大地一直到天涯都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在一個大沙丘的前面隱約的看得見有一個小村莊，這村莊的前面有兩所房舍，後面是一個大院套。在附進的野地上又有些零零落落散漫的牛羊。

忽然在東方的沙岡上出現了一個騎士，正向這村莊奔馳而來，走到近處才看出是個佩帶弓矢戴着紅纓高帽的一個軍人，他在行動上流露著緊張匆忙的神情，到達這莊頭的馬轡前並沒有下馬，便在馬上遞給迎面而來的一個少女（大約有十八、九歲）一份官方文書，他又鞭策着馬飛馳而去。

托高斯少女將那人交給的文件拆開一看，上面寫着「部落長發指令十人班班長白仁·鐵木爾：當你接到這指令以後，限於本月十五日午時以前親自佩帶全副武裝前來千人軍管區本部報到，如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報到，如家有十八歲以上男兒代替報到也可。倘無男兒又不能親來報到，必須在限定時間以前以書面陳述理由向該部請假，方可免役，此令。」原來是這樣一份有官印的文書。

托高斯少女見了這文件心裏在想——自從前天西村的包路德長者到我家向父親告知了主汗下令將以大軍伐金的消息以後，父親因不克參加這次戰役而感到慚愧，昨日整天病臥未進飲食，並時常對我說：「如果你是個男兒，你就可以從軍，建立軍功，光耀門庭，那有多好。」老父一面說，一面嘆息，見了這文件可能倍加慚愧——忽聽父親在房裏叫「女兒」，女兒就進房將這文件交給父親，鐵木爾老者見文以後便在病榻抬起頭來對老妻杜勒馬說：「現在我不能不去，我的甲冑何在？」老妻杜勒馬走到他的面前說：「你這樣的病體如何參加軍旅，明天讓托高斯去替你請假吧。」可是他並沒有接受老妻的勸告，掙扎着要起立，但欲起無力，終於長嘆一聲又躺下了。等老者入睡以後，母女二人便走入東房。

母親對女兒說：「明天你到官廳去」，這時候托高斯少女手裏拿着針線作品，靜坐一旁，兩眼盯視着爐火一言未發，誰也不知道她究竟聽到她母親的話沒有。

母親又重複的說：「托高斯！你聽到我的話了嗎？」

托高斯以若無所聞的樣子問母親說：「母親，女性不能從軍，國法有此規定嗎？」

母親說：「呀，你不要發瘋，誰曾聽說過女性也有從軍的呢！征伐之事本就是男人的事情。」

托高斯又對母親說：「母親，假如我照男人的樣子打扮，有人會看破我是女性嗎？」

母親說：「女兒，你不要發瘋，參加征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兒又說：「父親不是將我打扮成男孩子的裝束一直帶我到十三、四歲嗎？並且，不是父親傳授給我刀箭等武藝差不多一直到現在嗎？因為母親你將我看成弱女對我不放心，所以父親授給我的武藝比同村的男孩子更為高強。」女兒又接着說：「母親，你只要能在家庭侍父親，照料家畜，女兒我一定能完成父志，替父從軍。」正這樣說着，忽聽門外有犬吠聲。

當托高斯出外觀看，正有一個人在馬轡前下馬，他原來就是托高斯所心愛的德勒哥爾，托高斯少女趕快跑到他面前，兩人手拉手彼此寒暄，托高斯要請德勒哥爾到她家，可是德勒哥爾握着托高斯的雙手說：「我現在實在太忙……我的托高斯小姐，我明天就從軍，這不但要完成主汗的命令，同時這也是男兒立身的好途徑，你不必等待着我，我這次出征不知何時才能回來。」

托高斯對德勒哥爾說：「你不必為我擔憂，無論如何我也不會離開你」，見到托高斯滿面笑容，德勒哥爾才大為安心，並說：「親愛的，祝你平安」。當德勒哥爾臨上馬的時候又說：「祝福你」，說完，快馬加鞭如風而去，一剎那間已不見踪影。

當午夜時分，托高斯察覺父母皆已入睡，她就偷偷的起來，打開父親的盔甲大櫃，將盔甲搬到她自己住的東房，她穿上戰甲，長短雖然合身，但略嫌肥大了一點。她只好將內衣穿厚一些，外穿戰甲就剛好合身了。將長髮梳上去，戴上頭盔就覺得很合適。等佩戴完畢就對着鏡子看看自己，很像一個英俊的男子。

第二天清晨，母親杜勒馬起來就未見女兒，想必是出外捉馬，並未理會，等母親燒好茶，父親鐵木爾也醒了，母親杜勒馬就把父親扶起坐下，剛倒一碗茶放在父親的面前，就忽然進來了一個青年人——是一個穿戴盔甲的軍人，父母正以讚美的眼光看這究竟是誰，那人說：「昨晚父母睡眠可好？」由這聲音才認出來這人原來是自己的女兒。父親流着眼淚說：「連自己的女兒都沒有認出來。」這時候托高斯說：「雙親如能同意女兒，願替父從軍。」雖然父母從前以女性何以能從軍的理由反對女兒從軍，但因女兒自己的堅持，現在也不得不如此了。鐵木爾對老妻說：「拿酒來」。老妻拭乾眼淚，走進東房，用銀質大盞拿出一滿盞的酒來，父親舉酒對女兒說：「吾兒，預祝你消弭敵患，歌凱榮歸。」

托高斯女兒接過酒盞少沾一口又回敬父親說：「祝您安康。」母親舉酒對女兒這樣說：「天氣寒暑，多加保重，對好險的壞人要加提防。」

女兒又對母親回敬話：「祝母親安康，女兒一定不辱父母美名，得勝還鄉。」

父親讓母親將西牆上掛着的寶刀取下來，交給女兒說：「吾兒，今後你就取名白仁·完美吧，汝父此刀已佩用三十年，今後使用此刀是你的事情了。」此刻母親已將盤費準備好，托高斯女兒佩帶上父親的寶刀，又帶上弓箭，將母親預備的盤費與包裹搭在追風戰馬上，這到走的時候了。

父親讓母親扶着走到門前，托高斯對雙親行了擁抱親吻的離別禮以後，就上了戰馬，走到東方的沙岡上回頭觀望，父母仍然站在門前望着她，母親又雙手捧着乳罐向天祭乳。

譯自：「新蒙文」

苦辣酸甜的農家

(續)

胡火金

五、痛恨日軍終於脫逃

洗腸後的第二天，林阿秀經此折騰，真像個病人了，健康檢查是好事，但檢查過程中的繁複步驟，實令人望而却步。林阿秀雖然進了飲食，但還未完全恢復原樣，就躺在病床上睡覺，此刻黃阿旺在病房內踱來踱去，忽有報童由門縫內投入報紙，拾起一看，一條顯著的標題寫道：「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將於九月末訪匪」，細看內容，黃阿旺不禁氣憤填胸，思潮起伏中，俄然回想起「七七事變」以來的往事。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又模仿柳條溝事件製造了盧溝橋事變，以遂它侵華的野心。

黃阿旺被徵召當兵，在日本憲兵隊時期，不忍對於所謂嫌疑的中國同胞使用酷刑，因此遭到禁閉，由禁閉室獲得釋放後，日本憲兵隊將他開革，打發他到軍隊裡去當炮灰。黃阿旺混在日軍隊伍中，隨波逐流地跟侵華的日軍跑遍了黃河南北兩岸各地帶。他看了不少的大陸人民生活情況。他發覺中國大陸人民倫理道德觀念深植於人心，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保家衛國方面都盡忠效命，除喪心病狂者附敵外，都抱着作戰到底的決心，而士氣高昂，戰鬪意志更為堅決，日軍妄想數月之內便可滅亡中國絕不可能。

黃阿旺本係被迫進入日軍隊伍的人，他以身歷其境的第三者立場看起來，日本這種建設大東新秩序的口號簡直是自欺欺人之談。更是欲蓋彌彰地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無耻賄話，不但不發生效果，反而更引起中國人的憤恨而已。因為所謂東亞新秩序，完全由於日本軍閥侵華的暴行而破壞了，其實淪陷區的人誰還相信它的鬼話？祇是他們在日軍的高壓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罷了。同時黃阿旺更看出日軍的佔領區域擴大，它的戰綫也越長，兵力分散得更甚。

他聽說蘇俄先後發動張鼓峯和諾門漢衝突事件使日本軍吃了大虧，日本也怕蘇俄乘勝從其背後來下手，於是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赴蘇俄朝拜史大林，並簽訂一項所謂俄日不侵犯條約。在松岡臨行時，史氏還破例送行到火車站，並

進入車廂內，以滿面笑容對松岡擁抱貼臉說：

「閣下您以為站在月臺上的都是何人？」

「當然都是貴國人」，松岡以奇異的神情回答。

「他們是歐洲人，只閣下和我是亞洲人，將來亞洲地區的安全與和平，都繫於亞洲人身上」。

這則消息當年日本人很得意的報導，並謂松岡是時代巨人，能夠把握了史大林的心靈深處。豈知史氏當年只是以「黃鼠狼給小雞拜年」的欺騙態度，口蜜腹劍的心腸來迷惑了松岡，以此加強日本人仇視歐美人心理，並使日本不但要安心打侵華戰爭，還可以向其他地域開闢另一戰場，以消耗日本和美國的力氣，則蘇聯以看戲的心情來悠閒地袖手旁觀，以達成其漁翁得利的陰謀。果然沒有遠見的日本少壯派軍人當權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表面上以萊特特使野村大使向美國政府虛作談判姿態，而暗地裡却準備與美國開戰，先以偷襲方式轟炸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同時發表了事前作好的對美宣戰書，這是日本軍閥由東北九一八事件、盧溝橋七七事件後又一次向外侵略戰，也是日本軍閥對外侵略的最高峯。

黃阿旺雖然在日軍隊伍裡，但其心却在中國這一方面，所以對日本的這種侵華罪行，實在深惡痛絕，就自言自語的自下斷語說：「日本這種瘋狂的侵略戰爭可能是正踏上自取滅亡之路」。

黃阿旺心想，日本的東南亞侵略戰爭，製造出多少罪惡，中國大陸人民遭遇了亘古無有的災害，將來也必遭受正義的制裁。我實在不忍目親自己的同胞長期蒙受日軍的蹂躪，不如早日脫逃以安我心。主意既定，有一天日軍部隊因為祝賀日軍南進告捷，除步哨兵照樣各守崗位執行其把守任務外，而營裡的官兵佐士兵大部分都參加了祝賀宴，邊吃邊喝，邊喝邊唱，這是日本軍隊一面表示祝賀勝利，一面藉此慰勞官兵，因此不分官兵，大部分都酩酊大醉，東倒西歪，誰也管不了誰。黃阿旺就乘此良機，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從從容容步出營

部外，因為阿旺也是仕官，所以哨兵只向他敬禮外，並沒有攔住，他反而目送。黃阿旺走出相當遠的距離後始加快腳步。他的隊部就在上海的南車站附近，所以他為躲避目擊者，先由剪刀橋小路向西走到一處電車站，乘電車奔向亞爾培路去，到很遠的停車場下車，就到一家古衣舖買了一套中裝，向郊區進發，到一僻靜地方，脫下軍裝，把自己的名字和符號取下，把軍裝埋在深坑的沙土中，穿上便服踏上亡命之途，因怕日軍發覺追跡，晝伏夜行，他的目的地是福建，因為他的閩南話跟福建人能說通。日本軍雖然佔領了大陸的很多地方，但他們所佔的地點，都是都市城鎮或鐵路沿線的「點」和「線」，而廣大的鄉村「面」的方面，除了作戰陣地外，日軍很少駐紮，因此黃阿旺離開上海市區後就沒有日軍來跟蹤。

有一天，黃阿旺走到杭州，他就想起早年聽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話，這次他在逃亡途中能夠到了嚮往的地方——杭州，實在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為不負此際遇，就到西湖靜靜的瀏覽一番，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親眼看到這醉人的湖光山色，真令人感到心曠神怡，此地古蹟之多，故事的傳奇，更令人神往。每逢夕陽西下，落日餘暉映在塔上，紅色的塔身，浸浴在金光之中，配着滿天彩霞和泛着金光的藍色湖水，景色絕佳。站在塔下俯瞰杭州城市區，可見錢塘如帶，孤山雄峙湖中，湖心亭、阮公墩、三潭印月等等，地勢突出。也可看到浙江三曲三彎、轉折入海的形勢，左右兩岸，江帆點點，西湖在閃耀波光。四周的城區和山峯，都籠罩在輕煙薄霧中，實在令人留連忘返難以離去。

黃阿旺在逃亡途中，逢此勝地佳景，正好把它做為一個調劑身心的去處，但舉目無親，人地陌生，前途茫茫，不知何處是投身之所，心事重重，精神不寧，那有閒情來先欣賞此一譽滿人寰的西湖景色。黃阿旺以無精打彩的倦容，抬起沉重的脚步，走到杭州市區郊外，在一樹蔭下歇息，由於疲乏和飢餓，覺得身上乏力，就迷迷糊糊地睡了。忽然一人走過此處，見阿旺躺在荒地上的淒涼景況，走近其身旁，推動他的身體，黃阿旺在兩眼朦朧中，被叫醒了揉揉眼睛一看，乃是一位壯漢站在他的身邊，相貌魁偉，聲音洪亮，打量了阿旺的全身說道：

「請問貴姓大名，由何處來，往何處去？」

阿旺不禁發愣！心想：這位莫非是日本特務追蹤我來？不然因何問得這麼緊湊？於是臨時改換另一個名字答道：

「我姓李，名祖光，由江北來，到江南找個努力的工作。」

「你為何在這裡睡覺，此處治安不好，容易遭意外。」

「因為我走路太累，已經感到身體不舒服，有點不能自持，就不知不覺的入睡了。」

「那麼你暫且到我處住一兩天怎樣？」

黃阿旺此時不知對方是否敵友，但在「明知非熟人，事急且相隨」的無可

選擇的情形下，只好答應他回去，途中黃阿旺忽然如夢初醒，就向那位壯漢問道：

「先生！您把我帶回去太謝謝了，但不知您的大名，可否告訴我？」

「我姓劉名自強，我和媽媽妹妹三人作麵攤生意。」

黃阿旺仔細察看劉自強的說話和態度，不是個陰險的人，而是個豪邁爽朗的人，所以坦然無懼的邊說邊笑走到他的家，劉自強把黃阿旺介紹給母親和妹妹。黃阿旺在劉家住了一夜，因為吃飽睡夠，體力恢復，精神也提起來，就向劉自強及劉老太太他們致謝，要辭行時，劉自強說道：

「你不說找個努力的工作嗎？你在這裡再住幾天，我給你找找看，如找不到的話，你幫忙我作這小生意，那麼我也可兼作其他的事如何？」

黃阿旺雖然嘴上說要「走」，但心裡却不願離開劉家，第一劉自強說話痛快，態度爽朗，好像一見如故之感，再則黃阿旺身上已經沒什麼錢，如立即離去，路上不免餓果交困，劉自強的挽留正中其心意，就陪笑道：

「只要您不嫌棄我，我當然喜歡在府上效力。」

於是黃阿旺就幫着劉自強作麵攤生意。由於日子久了，無話不說，就由劉老太太和劉小姐蕙蓮的口中得悉劉自強是一位愛國志士，他不但作地下工作，刺探敵情，還要作救苦救難的善事，這次黃阿旺的獲得救助者就是由於劉自強的俠義行為所致。至此黃阿旺也把自己的經過以及如何痛惡日軍而脫逃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都說給劉自強的一家人而形同一家人了。由於阿旺對於日本軍情形較熟，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出去刺探日軍的情形，尤對日軍和美國作戰的情形，特別注意搜集準確的消息，晚間回來和劉自強開個小型會報整理資料。

六、日本投降喜滿人間

日本軍滿以為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即可一下子切斷中緬公路以杜絕國軍的接濟，迫使中華民國放棄抗戰來求和，但是短視的日本軍閥那會知道，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愈戰愈是堅強起來了，終於與盟軍合流，蔣公應盟國的推請，就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戰陣容大為改觀。

美海軍雖然因珍珠港被日本海軍偷襲，而暫遭挫折，但後來美國加緊動員，重整海軍，進行反攻後，經由珊瑚海中途島賽邦島以及其他各島嶼向日軍積極反擊，予日本軍重大創傷，尤其在硫磺島一場戰役中殲滅日本軍兩萬餘人，使日軍一蹶不振，已經到了無力招架的形勢，日軍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發動了所謂神風隊的自殺飛機戰術來向美海空軍實行肉彈戰術攻擊。

但是這也無法挽救東京等處的慘遭轟炸，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空前的一顆原子彈，繼在日本長崎島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使日本頓時失去了戰爭的意念。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佈向聯軍無條件投降。當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一經傳出，黃阿旺、劉自強、劉老太太和劉自強的妹妹都大喜若狂，一夜沒睡好覺，這次聽到日本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向蔣委員長提出投降的消息，黃阿旺跟劉自強都高興地跳起來，接着黃阿旺興奮地說道：

「現在日本軍全部投降了，從此以後不但中國大陸同胞脫離殘酷的戰禍，重見天日，獲得太平日子，同時我們臺灣人也脫離日本的統治回到祖國的懷抱了，真是天大的喜事。」

「這一下子我們的八年抗戰全面勝利了，也可證明侵略者必敗，正義終必勝利了。」

劉自強剛說完這話，他的母親和妹妹一齊進來說：

「什麼事情你們這樣高興？」

劉自強就把日本軍向蔣委員長投降的消息告訴了她們，他的妹妹慧蓮高興的跳起來說：

「真的呀！太好了，日本軍不能再殺害我們的人了！」

接着抱她的媽媽，也拍她哥哥的肩膀，並且以明亮愉快的眸子掃射了黃阿旺，似乎把她的高興心情分給每個人共同分享，正在此刻劉老太太大哭起來了，慧蓮忙著說：

「這樣天大的喜事媽媽為什麼還傷心呢？」

「我不是傷心，我太興奮了，我的眼淚就是喜淚！你們瞧！這些年在日本軍閥的侵略之下，我們的同胞受了多少罪？死了多少人？在敵人無情的炮火中陣亡的人不算，就是平白無辜為敵人捕殺者亦數不勝數，尤其敵人在南京瘋狂的大屠殺時，我們可憐的同胞被殺了三十多萬，現在我們勝利了，但那麼多死亡的同胞能再活嗎？我們雖然在這些年受苦受難，總算今天重見天日，喜逢勝利，享受太平幸福，但那些死亡人的骨肉家屬，有的變成孤兒寡婦，有的變成無依無靠的白髮老人，這種冤枉的創傷如何平復？」劉老太太還不停的落淚，劉自強、黃阿旺、慧蓮三人一齊勸慰後，劉老太太始停止哭泣，就告訴劉自強說：「你趕快去和附近村莊人家商量一下，大家怎樣舉辦慶祝勝利大會。」

此時每家大門都張燈結彩，點燃鞭炮，以示慶祝勝利。

在勝利慶祝會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特別踴躍來參加，講話的人都很慷慨激昂，表示內心的愉快。

黃阿旺由大會回來後，對劉家人說：

「現在日本軍已正式投降，這是我們全國上下所共同歡欣的大喜事，從此我們全臺灣人脫離了日本人的統治，回到祖國的懷抱了。我由日本軍隊裏脫逃時，根本沒敢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回到臺灣，因為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戶籍辦得太清楚，即使我冒着危險化裝回去，但日本人一定查出來的，那樣我難免受到「逃兵」之罪而被懲，現在就沒有這個顧慮，隨時可以安心還鄉了。」

黃阿旺回憶到此一階段時忽然聽到輕輕的敲門聲，他立即起身去開門一看，原來高德隆親家跟黃興和高秀英三人站在門外，黃阿旺上前跟高德隆握手行禮，高德隆進病房未等坐下就向林阿秀問候，黃興跟高秀英亦都依次向父母敬禮，分別坐下。黃阿旺對高德隆說道：

「您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秀英給我們去電話告訴你們在這裏健康檢查，特此來看看。」

「謝謝！現在快要檢查完了，一切都正常，沒有什麼毛病。」林阿秀說。高德隆打量了黃阿旺的全身上下，並且掃射了他的面孔說：

「您好像有點不高興的樣子，有什麼不合適的事嗎？」

「是的！今天的報上登載的一則新聞，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要去大陸訪問，恩來談到什麼「國交正常化」，這簡直是田中角榮撕毀中日和約的背信負義行為。當年日本軍向蔣總統無條件投降後，蔣總統不但沒有採取報復手段，反而以德報怨，不派兵到日本，不索取賠償，並將日俘平安遣返，而且使戰後日本人民在此一精神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工業國家。現在日本人民享受着安寧富裕的生活，飲水思源，應該感念中華民國才是。」

「日本人多年來與共匪勾結的分子多半是商人，他們以為大陸人口衆多，日本的商品一定可以大量銷售於中國大陸。田中角榮這次上臺，還夢想要在世界舞臺上與美、蘇、匪造成分庭抗禮的地位，野心實在不小！」高德隆說。但是與其說田中有此野心，還不如說他正中其奸的陰謀。共匪年來以與日本作生意為餌相引誘，實際上就是要以貿易為手段，輸出共產主義為目的。這次共匪與日本「勾搭」後，一定按其預定陰謀，首先與日共和平派聯合起來，推行赤化日本的計劃，日本不得貿易的利益，而先受共產主義的毒害。」黃阿旺轉身呷一口道，一切都是自做自受，活該！

七、盡心助人不欲人知

林阿秀看黃阿旺坐在沙發上和高親家很起勁兒的談話，與兒和兒媳也在她的左右身邊柔聲細語和她講話，在這一病房中充滿了和樂的氣氛，黃興的腦海中不知不覺地重現了過去的往事！

當年林阿秀由孤兒院出走時，本是請了幾天假離開的，並且告訴了黃興約四五天以後即可回來，那會想她一去不返，害得黃興日夜苦等。院方只以為林阿秀不照假期回來，但不打算去找尋，對她的回來與否視為無關重要。但黃興却急壞了。

自從黃興被孤兒院收容時的翌日起一直到八歲多的時光裏，林阿秀每天形影不離，圍繞在黃興的身邊對他倍加照顧，因此黃興表面上雖然是個孤兒，而實際上並未感到沒有母愛之苦。但這次他自從他的姨媽——林阿秀離開孤兒院那天起真的變成了孤兒，所以晝間不見她回來，夜間也睡不好覺。他的心目中

林阿秀猶如太陽，沒有她沒有溫暖也沒有光亮。也許由於急切懸念的緣故吧！有一天夜裏黃興大聲喊叫起來而驚醒了正在隣床酣睡的一位比他較大的孤兒，那孤兒以不高興的口吻問：「怎麼了？」黃興答道：

「我夢見我的媽媽不知為什麼她由一座高山上滾下來，而山脚下又有大河，我怕她落水淹死，所以急着喊叫，原來是個夢！」說完嗚咽的哭起來了。

黃興自從他的媽媽走了以後，除吃公共伙食外，就吃不到糖果零食一類的東西了，也沒有人特別關心他的起居。所以他對他的媽媽更難以忘懷，他心想：人家說，父母愛是沒有盡期的，到任何情況之下，決不自動離開兒女，我的媽媽是不是因為不是我的親媽媽，所以纔忍心地離開了我呢？或是離開此地後出了什麼事故？如同我夢中所看到的那樣危險的遭遇？這樣越想越焦急，越焦急越坐立不安了，有一天他控制不了自己，就很大胆地跑到院長室，對院長哀求道：

「我媽媽的不回來，可能是出了什麼事故，我想去找尋她看看。」

「你纔是七八歲的小孩子，怎可去找你的媽媽，同時我在想如無你的父母或親戚來領出你的話，我就讓你進入附近的國校讀書，反正你的媽媽不是你的親母親，即使你找她回來，她也不能一輩子照顧你，所以在你父母或你的親屬不來領你出去以前，還是由我來照顧你，你不要再去尋找你的媽媽了。」

黃興聽完院長的話後，無精打彩地回到宿舍的房間，在哭泣中入睡了。本來孤兒的入學事情，動輒發生戶籍問題，很不容易入學，但黃興是以孤兒院長為監護人的緣故，就很順利地入學了。黃興入學以後很知道用功，並且他的智力很高，又因他肯努力的關係，其成績總是保持八十分左右，因此他深得師長的垂青和同學們的重看。只是人多嘴雜，有的挑皮孩子們，以為黃興與是由孤兒院來的孤兒，沒有父母的野孩子，因此有的開玩笑說：「他是由石頭縫出來的吧！」甚至說：「私生子」的，雖然不直說出黃興的名字來，但總是以冷嘲熱諷來使阿興難堪。黃興不免氣憤填胸，忍無可忍，恨不得挺身而起揮拳而鬥，但剛毅是要受懲罰的，只好忍氣吞聲，走到老師那裏訴苦，並要求制止挑皮孩子們的惡意戲弄。老師對那些孩子們說：

「世界上最可憐的人莫過於孤兒，他們從小就失去父母的撫養和愛護，變成無依無靠，如碰不到有人收養與照顧，可能因此活不下去，你們對這種兒童應該表示同情，不應加以欺侮。黃興的父母可能因貧病交加無力養活他，而把他送到孤兒院，不然他母親不會給他起名的，他就是你們的同學，同學與同學之間，等於一家的兄弟一樣，應該相愛，互相尊重，彼此幫助，決不可存有歧視之念」。

自是以後，閒言雜語，一齊消散。黃興得以安心上課，他心想這是老師所給的恩惠，得之非易，應該珍惜，於是更聽從師長的話，跟同學們親切的過從了。此時黃興發覺有一位同學名叫侯傑者，他過去的成績很好，但於近幾個月

內大不如以前了，他上課時常常遲到，並且在上課時間內，不免打瞌睡，因此老師初次發現時倒沒太責備他，但後來看侯傑老是這樣，乃對他加以訓誡，但侯傑還是振作不起，來黃興大惑不解。有一天晚上下課後，黃興走過火車站的票房門口時，忽然發現侯傑正在給一旅客擦皮鞋，就說道：

「啊！怪不得你的功課不好，原來你是下課後先作這種事，沒時間來作家裏功課，這是不可以的，我勸你不要光顧目前的賺點錢而荒廢功課以誤將來的學業成就。」

「我也不願意荒廢功課，我雖然有父母弟妹，但我家很窮，我父親踏三輪車，我母親給人家幫傭洗衣服，這樣才維持五口之家的生活，但不幸我父親兩個月前拉客人受傷，但到現在不能起行，我們的生活費沒有着落，所以只好來擦皮鞋，以所得的錢貼補家用，並給父親買藥吃。」

黃興聽完侯傑的話後暗想：世界上除去失去父母的孤兒外，想不到有父母的孩子由於貧窮，為生活擔子的壓力而受困苦的情形，比之孤兒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實情！就對侯傑道：

「你的這個情形我都明白了，我要向老師報告，雖然學校方面不可能給你家金錢上幫忙，但只少了解你的情形後不會太責備你，同時我也幫你作功課，但希望你儘量少作這擦皮鞋的工作好不好？」

「謝謝你的好意，但希望你千萬不要向老師報告我的情形，我的這種遭遇，是我的運氣不佳所致，不能因為自己運氣不好給人家添麻煩，如是老師知道我的情況以後可能為我擔心，所以不願任何人知道我的情況，更求你不要替我作功課，那是不合學校的規定，不但我會被處分，同時你也要受處分。」黃興聽完侯傑的話，了解侯傑是個在困苦中奮鬥的有志少年，異常欽佩。

但黃興心想：對侯傑的遭遇除我以外學校裏沒有第二個人發現的，按理說我應該報告學校，或可促請學校救助侯家，或是對侯傑的功課荒廢情形有所了解。但真的向學校方面報告的話，實在違背侯傑堅決拒絕報告的意思，而傷他的自尊心，並傷他對現實挑戰奮鬥的精神。但如我不想幫忙侯傑，他就瀕臨輟學的邊緣！黃興早聽說公家有救貧辦法，就跑到管區警察分所報告了侯傑的家境貧寒狀況，分駐所根據此項報告後，立刻派警員到侯家訪問，即將調查情形轉報上級，因而獲得救濟。侯傑的父母得此救濟金後，就不叫侯傑去擦皮鞋，侯傑因為能照常按時上課，成績也好起來，黃興知道侯傑這種好的情況暗中高興，但並未表露如何到警所去報告的經過，而侯傑也始終不知道來由，這真是黃興為善而不欲人知的高風。

侯傑雖然不知黃興為他到警所報告的事，但他知道黃興會為他想法報告老師了解他功課的所以退步的情形，以及黃興幫忙自己作功課的心情，因此侯傑特別接近黃興，一齊研究功課而成了最要好的知己朋友。（未完）

大陸邊疆最近情勢

念 慈

中俄兩國的邊境冗長，中國在東、北、西三面處於被包圍形勢，在歷史上一向多事，僅共匪仰仗俄寇軍力，竊據大陸之初，表面上一時得安，但不旋踵，匪俄的關係又行破裂，互相攻擊為「共黨叛徒」，為「社會帝國主義」，雙方的衝突，已由口頭上的演變為武裝衝突。

三四年來，毛共和蘇俄雙方在邊境積極增兵對峙，蘇俄為應付毛共備戰態勢，約將六十餘萬勁旅，悉數配備於烏蘇里江、黑龍江沿岸暨新疆對面主要據點。而蘇俄駐紮外蒙之軍隊亦約有八萬之多，這是一支直接威脅北平側背，使它經常枕藉難安的。

毛共所最擔心的還是蘇俄對它位於蘭州、西寧和羅布泊等地的原子工廠和飛彈基地的襲擊和破壞。俄國沿貝加爾湖邊境和外蒙古各基地，都配置着洲際飛彈，且以上述的基地為目標，根據種種迹象顯示，匪俄的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且這次戰爭如果爆發，並非僅限於沿邊一小據點或如上次烏蘇里江中一小島之爭，而是蘇俄對共匪所發動的一次預防性攻擊。關於這件事，西歐方面的觀察大致相同。據西德鏡報報導，蘇俄領導階層中力主干涉的份子，已對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施以壓力，圖迫使他採取攻擊共匪企圖，因為他們恐懼共匪的原子武器，可能會落入不可預料的激進左翼份子手中。

據美國秘密情報報導，年輕而具有進取的軍官已設法進入蘇俄參謀本部，他們正力促使用武力入侵新疆和東北各省，並在華北建立一個「中立地區」。專家的意見，今年下半年可能是匪俄間武裝衝突的最危險時期。

當季辛吉在一九七〇年五月訪問蘇俄時，布里茲涅夫曾告訴他：「蘇俄不能再多延緩對中共採取一些行動」。最近鏡報雜誌發表專文，論及蘇俄可能對共匪發動一次預防性攻擊時說：克里姆林宮將在本年而不是一九七五年以後發動攻擊，這項揣測是根據下述情報：共匪在數個月內即可對火箭攻擊設立起一個早期警報系統，北平已從西方購進雷達設施和衛星的電子設備，不久之前，北平已能設立一現代化的「階段排列雷達」陣容。

為了實施這一毀滅性的攻擊步驟，蘇俄正試圖將共匪排除於國際共黨集團之外，這樣便可陷共匪於國際孤立環境之下，而向它展開有利的一擊。俟共匪從世界共黨集團中被排除之後，蘇俄可隨意所為，很可能在尚不為時太晚之前，使用武力摧毀共匪。由於在飛彈方面的進展，蘇俄能够在一次攻擊中摧毀共匪的所有核子部隊，因而贏得戰爭。

支持匪俄中間行將發生重大變故的看法有下列幾種事實：

(一)一項討論共黨「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會議，於一月在布拉格舉行，

捷克共黨掌管國際事務的書記比拉克在會議中對「毛共主義」所代表的偽「革命極左主義」展開猛烈攻擊。他拒絕所謂一個共產黨不應被另一個共產黨批評，及一黨的政策是其內部問題的說法，他指責共匪頭目的政策是「馬列主義的背叛者」。並說「世界上唯有共匪政權對其鄰邦要求領土，而且作核子敲詐」

(二)蘇俄於本年二月十九日發給各國駐莫斯科使領書面及口頭通知，關閉包括沿中國大陸邊界的四個省份。它們是阿穆爾省、赤塔省、猶太自治區及東哈薩克省。這些都遭到無限期關閉的地區約廣達九十萬平方公里，禁止一切外交人員前往。蘇俄當局雖未說明關閉這些省份的理由，但是中國大陸邊境一帶繼續緊張的情勢，以及蘇俄軍隊可能的調防行動，可能是其關閉的原因。

(三)本年三月十四日蘇俄的一架邊界直昇機緊急降落於阿爾泰區。據說這架直昇機是去接載一名患病軍人，但在惡劣的氣象情況中迷失了方向。

二十三日毛共宣布它國獲了一架蘇俄武裝直昇機，並譴責蘇俄在中國大陸境內從事間諜活動。同時它提出一項抗議說自元月份起迄今蘇俄機已侵入新疆省至少有六十一次之多。俄方這架飛機既沒有救急任務所需的監護人員隨行，也沒有攜帶任何藥品或醫療設備，相反地却攜帶了武器、彈藥和偵察裝備，從機上所發現的文件和三名軍人的行動可以證明，他們是奉命進行一項特殊任務。由於人贓俱獲，蘇俄當局已無法擺脫這架直昇機入侵，進行間諜活動的罪行。它要蘇俄擔負這一事件所引起的一切後果。由於這事件的發生，證實蘇俄對毛共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準備，早已達於齊備階段。

以上是在外交軍事方面因邊疆問題所引起的風暴，至於邊疆問題在共匪內部所造成的危機，也值得重視：

(一)西藏局勢是一片混亂，藏南一帶情況尤為嚴重，由川滇兩省下放來藏青年，因不堪殘酷折磨，都紛紛起反抗，當地藏胞也為爭生存而奮起搶糧。同時匪軍又大量增兵中印邊境，以防俄國的滲透與藏胞的抵抗。(二)共匪「人民日報」招認，內蒙不祇遭受俄共飛彈陰影的威脅，即該區領導核心亦隱伏嚴重危機，益以遭受嚴重乾旱侵襲，困難重重。(三)新疆除上述蘇俄直昇機最近在阿山降落被圍，引起蘇俄的極度仇恨外，其內部亦率多矛盾與衝突。二月間下放青年因要求發放棉襖禦寒不得，因而在石河子新疆生產兵團收容所發生大規模流血武鬥，致死傷上海籍青年三百餘人。事件的發生都由於根本問題，決非武力鎮壓所可奏效。

編後記

達里岡庄是屬於我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一塊最好牧場，水草豐美，面積遼闊，清康熙乾隆時，由上駟院直接管轄，牧場的總管是由察哈爾都統兼任，實際上也可說該牧場歸察哈爾都統直接管轄。在民國時代，由宋哲元監修、梁建章總纂的「察哈爾通志」，也明白指出察哈爾省界「北至錫林郭勒盟達里岡庄北境極邊，與外蒙古東部車臣汗部接壤」。由此等文獻證明達里岡庄純屬內蒙範圍，毫無疑義。

約八九年前，達里岡庄因歸屬問題，共匪與外蒙發生爭執，但事實上該牧場現由外蒙霸佔，故共匪亦無可奈何。當時編者曾央人寫一篇有關此一問題的研究考證文章，終以資料缺乏而作罷。我為此事可說心懸已久，本期劉學鈞先生的一篇大作「達里岡庄牧場紀要」，恰好將這一問題給明快地解決了。我想關心這一問題者，當不乏人，當同感滿意。如果看過李約先生所譯 G. M. Fritens 氏所著「外蒙古」一書有關本問題之敘述，便可知 F 氏對達里岡庄實在也無具體資料，足以證明他的深刻研究。

現在臺灣公私各方所擁有的資料，可說相當豐富，如能加以確實的研究運用，相信一定有很好的成果，這篇研究文字就提供給我們很好的啓示。

俺答信奉佛教，尤其是喇嘛黃教以後，使蒙古社會結構和民族性發生了很大變化，影響深遠。陳杭升先生大作對此一問題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值得一讀。惟原稿字跡過於潦草，頗難辨認，給編校者和手民增加無限煩惱，深望惠稿諸碩彥，賜予合作，字跡務必清楚，謝謝！黃玉燕女士所譯蒙古馬政史一文，內容簡明扼要，譯筆亦生動流利，為研究蒙古史者之最好資料，下期登完。

自蔡懋棠先生所譯一文，可看出六十餘年前鮮卑利亞草萊初開時，各民族之遊獵行商等情形，對於研究邊塞人民生活，是一段很有趣的記載。鮮卑利亞自被俄帝侵吞之後，尤其自蘇俄革命後，在各方面已有了很大變化。讀者欲知鮮卑利亞較新情形，請參閱奧國記者 Hugo Portis ch 所著「西伯利亞見聞錄」(So Sah ich Sibirien, 1969) 一書，坊間有譯本出售。

實際上「鮮卑利亞」和「西伯利亞」不應該僅止於是一個譯名之爭，他原為中國領土，毫無問題，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注視蹣跚這一地方的俄帝，在軍事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陰謀與行動。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四十五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周 昆 田

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〇七號
電話：三 四 三 〇 二 九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五五九二四・五五五九二八